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  
四

2805  
15-4



012  
2805  
15-4

左傳評林

明 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 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 輯著

傳經二十七年  
傳說彙纂和稱子  
時主黜之也左氏  
似謂孔子黜之非  
也春秋有褒貶而  
無黜陟  
張洽杞子來朝而  
帥師入杞以怨報  
德此所謂欲加之  
罪何患無辭也  
家鉉公入楚子而  
爵諸侯不與楚子  
以主諸夏之盟亦  
以正諸侯從夷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五

魯僖公七年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二十有七年戊子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

侯昭卒孝公卒弟昭公潘立○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乙

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

許男圍宋楚序諸侯上而稱○十有二月甲戌公會

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獨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來朝于魯用夷禮杞先代之後而迫於

罪

傳二十七年

王陽阻杞最小國

其所捧玉帛不能以侯伯禮見而以子禮見魯以是為不共而責之非責其用夷禮也噫以儀文故而與問罪之師杞寧能心服哉

穆文熙為賈數語遂為子玉死案鞭

左傳言本名一五

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曰子敗其

杞子卒傳言其夷今朝魯又用夷禮故曰子敗其

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故有怨不廢喪紀

禮也得交鄰○秋入杞公子遂責無禮也朝討其來

楚子將圍宋楚成將以師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

令尹故云使治終朝而畢自且至食不戮一人

重於子玉子玉復治兵於蔿為楚邑子玉為令尹故

及終日而畢終日自且至鞭七人貫三人耳以

穿其國老皆賀子文國老卿大夫之致仕者也皆賀

子文飲之酒子文飲賀客以去聲為賈尚幼為賈即伯

入質耳總見剛而也其時年後至後至後至不賀獨不致子文問之問為

無禮惟無禮所以尚幼少不至不賀獨不致子文問之問為

不能過三百乘也故不對曰為賈不知所賀言不知所以子之傳政於

經世鈔為賈以子賀子玉言子文使子玉為政曰以靖國也述子文二十

玉平日觀之知其必敗非以鞭人賈耳為無禮也

准參此即見師之出而不見其人意孔疏不能入前敵亦非

靖諸內一時雖獲而敗諸外而異日驕功生事所獲

幾何補所得不子玉之敗楚師於外子之舉也由子

舉以舉以敗國以舉子玉而將何賀焉將何足子玉剛

而無禮子玉之短在於恃不可以治民不可使之過

三百乘若將兵車過二百乘一萬二其不能以入矣言

玉力小任重將不能苟入而賀苟子玉能入其何後

之有未為後時而失禮言○冬楚子及諸侯圍宋五

經世鈔城濮之戰

最是先軫孤偃二

人得力左氏特于

群帥中先軫出二

人本謀于此

肯放過古人立功

名者類如此

張天如齊桓既沒

楚遂憑陵中國宋

襄思圖之又至敗

馭故晉文特起救

宋之志欲制強楚

曹衛皆華附夷即

侵伐之然文之志

實欲救宋服楚不

在復曹伐衛

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即二十一年大司

軫曰先軫晉下報施報宋贈馬之救患救宋被取威

於諸侯定霸定霸業於晉國於是乎在矣四事皆在救狐偃

曰即子楚始得曹曹共公而新昏於衛衛成王新昏

若伐曹衛曹衛二國楚必救之楚愛曹衛則齊宋免

矣去年楚使申叔戩以偏齊今年楚圍宋於是乎

蒐于被廬被廬晉地蒐治兵也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

謀元帥當謀于衆以誰可趙衰曰趙衰建議卻穀可舉卻

又作穀同胡木反臣亟聞其言矣言臣數聞卻穀之

說禮樂而敦詩書其所喜說者禮樂之事其所詩書

德之則也此德行之德義德行利之本也利國利民

夏書曰尚書虞賦納以言賦猶取也言舜之舉賢始

明試以功繼則明試以車服以庸有言有功然後錫

君其試之言臣既聞其言乃使卻穀將中軍文公從

帥將去聲下同卻溱佐之為中軍佐使狐偃將上

軍即子犯為讓於狐毛狐偃以上軍帥而佐之狐偃

佐命趙衰為卿將下讓於欒枝先軫趙衰以下軍帥

使欒枝將下軍為下先軫佐之為下荀林父御戎為

公御魏犢為右為文公戎右晉侯始入四年始入國

戎車魏犢為右為文公戎右晉侯始入四年始入國

王元美哀佐晉其詩備美刺善惡義之府也此義理之禮樂禮以導中

他謀策未離春秋書載帝王興廢義之府也府藏也禮樂樂以導和

人物若薦卻穀毋論管鮑遠可與岳牧同風

穆文與人知為將之道在武而不知所貴在文文武並用乃得行帥之要故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文子之論得之矣

臣母怪示人以不廣也  
按晉侯以下至未生其共數句挿入論文公行事  
經世鈔以下三於聽是乎想見諫行言

三道是易即貿易不飭價以求多而明定其貴賤也  
金履祥稱舍於墓一諸分曹界宋一諸私許復曹衛一諸執宛春又一諸退佩曳柴又一諸

晉文公論而不正于此一役悉見之  
在軍則殺顛頓邪購師入則殺舟之僑此軍法所以伸戰所以勝國人所以畏文公伯業於是乎備見矣  
經世鈔欲用之將用之可矣乎寫得晉文段一欲動之情如見却被子犯遏抑而文公能堅忍處亦如見  
同上此意與曹劌之告莊公申包胥之告句踐同着用兵之理思過半矣若徒以詐謀勇力為戰戰勝未有能

而教其民教訓其民生二年欲用之教民二年欲用之以圖霸業

子犯曰民未知義孤偃言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用

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入務利

民國之先務惟民懷生矣將用之民皆懷土安居將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信狐偃又言民未未宣其用知慤實之信

於是乎伐原伐原在十五年以示之信持三

徵其辭明定其辭不二公曰文公可矣乎言民可乎

犯曰民未知禮言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未生其恭敬之心

於是乎大蒐今年春蒐于被廬以示之禮示之以明貴賤

恭於是乎大蒐

作執秩執秩主爵以正其官以正羣臣民聽不惑民知

戊申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釋宋圍明年楚子使一戰而霸明年與楚

經二十有八年春秋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自此至踐土凡五書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

已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

績城濮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

五月

久未有不內傷其國者也

王元美所謂文之教蓋得自郤穀詩書禮樂之教且悅為多

信經二十八年增補合注此再書晉侯或者經文自是兩章各舉其事不相連屬傳寫多誤作一章書之爾先儒以為譏復怨者非也

家鉉公羽殺無罪之大夫春秋所深惡故不書殺而書刺蓋知其無罪而殺之幽闇之中與周禮三刺之義不同

張洽自晉人侵曹至此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胡氏節二為之論非也

美寶直書城濮戰勝以至踐土會朝河陽會朝皆紀晉文攘夷尊王盛事與齊桓伐楚召陵首止葵丘會盟同陳岳襄王聞晉勝自往勞之非晉致之也故為王諱而不書

冥徵諸侯朝於踐土之宜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非魯一國獨朝而諸侯不朝也

左傳言本卷一五

二四

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故不書於是衛成出奔叔武攝位以受盟稱子從未成君之禮也

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無傳書朝王始此此先朝王而後盟是也

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陳侯款卒無傳穆公卒子共公朔立○秋祀伯姬來無傳莊公女歸寧曰來○公子

遂如齊無傳聘也○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晉侯召王以諸侯見

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會溫諸侯也許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曹伯襄復歸于曹晉侯孺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例遂會諸侯圍許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傳二十八八年春晉侯將伐曹晉文公將用狐偃之言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從衛借道衛人弗許弗許借道還師自南河濟

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無鐘鼓伐衛有鐘鼓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卻縠卒晉中軍帥原軫將中軍原軾軫以下軍佐超晉臣佐下軍晉臣司空上德也以先軾

晉侯盟于斂孟斂孟衛地齊侯以穀戍之追故從晉求援○斂孟廉

衛侯請盟衛成公請受盟于晉晉人弗許禮又不假道故

字又如

左傳言本卷一五

二四



侯會溫天主狩于河陽公朝王所若

魏且視之病且視其傷將殺之將待其復魏嬖束會

諸侯自相為會王適以狩而至而諸

見使者束縛共胃之創而見曰以君之靈言畏晉君之威靈

侯因相與朝王云爾如此則王與諸

不有寧也不敢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距躍超越也百猶勵也蓋距地向前三

取之辭也

而為之○百陷下同曲踊三百曲踊跳踊也亦三

增補合注壬申不書月上文冬字之

乃舍之文公以其有禮乃赦不殺顛頡以徇于師歸

下有關文

於顛頡而殺之立舟之僑以為戎右代魏嬖為車右蓋赦魏嬖而黜

傳二十八年

其職舟之僑故號臣閔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

王百穀據當時觀

門尹般宋大夫楚人猶未公曰晉文公曰宋人告急

魏與塊晉文於曹

解圍故告急○般音班告楚不許告楚釋宋楚

衛雖有怨然所以

舍之則絕若舍之不救則宋與晉絕我欲戰矣我欲與齊秦未可

破楚之黨與以屈

楚而或作耳即如

齊桓之仗楚而侵

蔡也豈專為蔡姬

未盡

我與楚戰若之何何以得齊秦同心先軫曰時先軫為

蕩舟之憾哉故知

中軍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設謀使宋捨晉而藉之告

胡氏幾復怨之說

元帥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設謀使宋捨晉而藉之告

由南河間道出其

楚假借齊秦我執曹君我則執而分曹衛之田

不意也衛曰伐者

以不假道正名而

伐之也

上取五鹿與塊

之言

得曹而新昏於必不許也必不從齊秦二喜賂喜得

補注衛侯出居于

怒頑怒楚之頑不可能無戰乎公說文公

襄牛諸侯出不踰

境史不書亦未必

告

入居于申申楚邑在方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公

揚慎殺子叢以說

撤戍使子玉去宋二十七年楚圍宋今使無從晉師無

於晉楚之間殆非

得從晉師而與之爭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晉文公生



經世鈔晉侯圍曹  
曹再無禮  
張大獄但稱舍墓  
而師不遷曹人亦  
未必懼此制變之  
權也  
經世鈔此等謀亦  
常有敵人假為此  
說以動眾怒而反  
勝我者大約我不  
可制敵則稱舍墓  
而兇懼要須因時  
謀之  
孔尚典人情於將  
然之禍則懼而思  
救於已然之禍則  
怒而思報文公懼  
曹妙在師遷而不  
發塚使文公遠發  
戰也

僖五年奔狄至二十四而果得晉國  
至今年險阻艱難  
四十矣  
時事之艱難  
人情之險阻  
備嘗之矣  
艱險備嘗  
則志慮堅

民之情偽  
與其詐偽  
盡知之矣  
情偽盡知  
則見識明  
天假之年  
而除其害  
除惠懷呂  
郤之偏害  
天之所  
置  
天意所置立  
其可廢乎  
豈人力可得  
軍志曰  
書

允當則歸  
引此蓋謂齊秦既為宋請則赦  
而退  
難引此蓋謂晉師武臣力  
又曰有德不可敵  
蓋引此  
晉侯備嘗艱險盡知情偽  
為有德不可與之敵也  
此三志者  
總上三志  
晉之  
謂矣  
謂今與晉遇  
子玉使伯棼請戰  
伯棼子越椒也  
閻伯比之孫請  
戰也  
○勞扶云扶粉二反  
曰非敢必有功也  
言非敢  
必其勝

其塚則愈以固曹晉  
人之守耳其能固  
而攻之哉  
增補合注曹再賢  
濫爵故令乘軒者  
各獻其在位之功  
狀詩所謂三百赤  
芻是也  
經世鈔曹國甚小  
而乘軒至三百人  
無道可知不必說  
到無德居位矣  
同上曰免其族則  
曹城皆不免幽掠  
矣此子產入陳所  
以有二代氣象  
淮參如病則將殺  
之林注非也  
邵竇距躍直跳曲  
踊橫跳百猶阡陌

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間執猶塞也讒慝若為賈  
不能以入塞之使不  
王怒  
楚成王怒其不肯  
去宋而請兵以戰  
少與之  
師以益之  
唯西廣  
楚有左右廣此言西廣蓋  
右廣之兵○廣古廣反  
東宮  
楚  
子有官甲  
與若敖之六卒  
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  
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者  
故曰東宮  
實從之  
蓋楚子在申遣此兵以  
人也○卒子忽反  
就前圍宋之衆從子玉  
而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  
宛春楚大夫  
曰請復衛侯  
衛成  
公未  
出竟故言  
而封曹  
曹伯見執在宋已  
失位故言封曹  
臣亦釋宋之圍  
請復衛侯  
失位故言封曹  
臣亦釋宋之圍  
蓋子玉要晉先復曹衛  
然後已亦解宋圍而去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  
狐偃聞  
宛春之  
言以子玉不遜  
君取  
君謂晉侯也取一謂  
以釋宋圍惠晉侯  
臣取二  
無君臣之禮  
君取  
以釋宋圍惠晉侯  
臣取二  
臣謂子玉也取二謂  
以復曹衛為已功  
不可失矣  
言可伐其罪勿  
先軫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陌蓋躍踴之度大  
約有此

經世鈔乃舍之是  
益愛其勇注謂以  
其有禮非

王元美不殺顛頤  
則武人跋扈者莫  
懲而軍令亦玩愒  
不肅

評死曹衛乃楚之  
所愛者而二君見  
執二國之田見奪  
則楚怒甚矣

附見宋人承晉所  
與曹衛之田故楚  
人怒之不許齊秦  
之為宋請於是齊  
秦亦怒楚頑而能  
無戰乎

張天如晉之用師

曰子與之先軫以子犯之言為定人之謂禮言安定

禮之有楚一言而定三國曹釋宋是安三國我一言

而亡之晉不許楚則晉亡曹衛我則無禮我則無禮

三何以戰乎何以為戰不許楚言不許楚復是棄宋

也楚解圍而去救而棄之救宋而謂諸侯何將何為

怪楚有三施楚有復衛封曹釋宋我有三怨我有三怨

宋之怨讎已多如此則諸侯之怨將何以戰將何以

本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此乃先軫畫策謂不

楚而後復復之執宛春以怒楚執子玉之使既戰而後

以攜離其黨公說文公喜先軫之乃拘宛春於衛

圖之而後定計公說文公喜先軫之乃拘宛春於衛

於曹衛也實欲致  
楚與戰故先以假  
道啟衛衛既不

許則又還師自南  
河濟略侵曹境又  
移師伐衛責其不  
復道之罪衛服罪

請盟而猶不許以  
致其君出避魯戊  
逃還則楚不得不  
救衛矣楚既救衛

又恐其人衆先歸  
又入曹執其君以  
昇受圍之宋多方  
以激楚怒楚不得  
不戰

于元美楚子三引  
軍志可謂明於料  
敵矣楚子曷不亟  
召子玉以反而乃

以教且私許復曹衛以離曹衛告絕于楚許復之命

故使人告子玉怒子玉見宛春被執從晉師從晉師

晉師退退舍軍吏曰晉之軍以君辟臣以晉文而避

君辟臣○辟辱也晉國之且楚師老矣且楚師連年

極何故退何故退于犯曰狐偃謂師直為壯

理直為曲為老理曲為豈在久乎豈以久出微楚之

惠言文公過楚時若不及此不得歸退三舍辟之

里九十所以報也初楚子云若及國何以報我皆惠食

言皆楚之言○皆晉佩下同以充其饑以當楚人之饑

我曲楚直我理曲其象素飽其象直氣不可謂老不

左傳平林卷十五

少與之師，竊令以謂楚久我退而楚還，使我退舍，我將何求？我將復何若之料，即悉師以出，猶懼不免而願以少擊衆，是自敗其師也。子玉何以誅焉？

經世鈔：子玉越椒剛而無禮，以信誘者之言，豈但不能間執而已古今剛，復人見識舉動每二如此。

同上：上公說是君能從，臣此王怒是臣不從，君成敗之機決矣。朱熹文公伐衛以政楚而陰謀以取勝，故夫子稱誦而不正。

謂楚久我退而楚還，使我退舍，我將何求？我將復何若之料，即悉師以出，猶懼不免而願以少擊衆，是自敗其師也。子玉何以誅焉？

若其不還，楚亦還師，我將何求？我將復何若之料，即悉師以出，猶懼不免而願以少擊衆，是自敗其師也。子玉何以誅焉？

矣。直在晉而退，三舍，退九十里。楚衆欲止，欲止不戰。子玉不可，肯退師。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

天秦小子憇次干城，濮城，濮衛地，國歸父，崔天齊，大夫小子憇，秦穆公子也。師過

信爲，楚師背鄆而舍，舍止之地，其背負險，此所謂君

退臣，晉侯患之，畏楚負險，聽輿人之誦，聽衆人之

意，曰：原田每每，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

舊而新是謀，言文公可以謀立新功，公疑焉，文公疑

子犯曰：戰也，勉晉文，戰而捷，而勝，必得諸侯，必

謀新，子犯曰：戰也，勉晉文，戰而捷，而勝，必得諸侯，必

張半卷，諺言定人，諸侯而若其不捷，就使戰，表裏山河，而內外，必無

之謂禮似也，則未，成霸業，若其不捷，就使戰，表裏山河，而內外，必無

知私許復曹衛，與，能爲善言，而以詐，送之，樂貞子曰：貞子，即漢陽諸姬，水北曰陽，蓋姬姓

犯之語，猶近實也，者，楚實盡之，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思楚贈送之

以伐曹，弗許而伐，滅諸姬，不如戰也，戰而失勝負，晉侯夢與楚子搏，搏

衛因借伐曹衛，以怨，相搏，楚子伏己，夢搏時楚子之上，而盥其腦，盥，洗也，而以

挑楚，分曹衛，以怨，也，楚子伏己，夢搏時楚子之上，而盥其腦，盥，洗也，而以

楚許復曹衛，以攜，音古，是以懼，懼其夢已狂，子犯曰：吉，言吉

楚只將一曹衛，操，得天，楚伏其罪，楚子下向地，吾且柔之矣

縱楚人如弄丸，但，得天，楚伏其罪，楚子下向地，吾且柔之矣

以伐曹衛，爲報怨，得天，楚伏其罪，楚子下向地，吾且柔之矣

汪道昆反問甚妙，腦，所以柔物，故言吾且柔之，子

復曹衛也，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子玉使闞勃請戰，闞

同上先軫，大是狠，戰于晉師，曰：請與君之士戲，以戰爲戲，可見君馮軾

手觀後敗殺死狄

益見此公說子玉

怒與上說字怒字

又一關照

黃建拘於衛以信

衛之叛楚

王荆五前子玉曰

願以開執護憲之

口至是而怒則其

戰決矣蓋剛而無

禮之人不能詳審

如此

經世鈔楚子之去

晉師之退有王伯

之分矣

汪道昆以亢其離

貫玉注亢蔽也離

宋也楚之離也而

晉蔽之則曲矣

經世鈔此語似平

然非本心之談以

其謀在必戰也

彭士望善戰者能

移曲於敵

張天如是時即子

而觀之請晉君馮依車前橫木得臣與寓目焉得臣

各謂得臣亦得以與預晉侯使欒枝對對楚曰寡君聞命

矣言晉君聞楚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未敢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左傳平水卷十五

而觀之請晉君馮依車前橫木得臣與寓目焉得臣

各謂得臣亦得以與預晉侯使欒枝對對楚曰寡君聞命

矣言晉君聞楚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未敢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矣言戰之命矣楚君之惠楚君昔日未之敢忘中心

志如杯酒化血梟  
鳴牙旗古人解福  
為福者皆志定於  
內也

張半菴晉侯疑與  
人之誦懼伏已之  
夢其戰志尚在猶  
豫決之者子犯與  
貞子也

穆文匯子犯解夢  
亦甚牽合無非作  
其猛氣使之戰  
而已凡夢但如此  
解自吉迷入不至  
喪氣矣

增補合注據考工  
記注云腦得和煦  
之氣故柔  
鍾伯敬觀子玉之  
詞驕甚安得不敗

楚子既命無從晉  
師而子玉不勝私  
憤固欲與戰剛愎  
寡謀此固孤偃先  
軫之所以策其必  
勝也

彭士望敬爾君事  
敬字正對戲字  
按詰朝二字見此  
章及襄十四年高  
士奇天錄識餘曰  
詰朝相見謂明早  
也

說文長箋詰朝本  
作詰朝詰古哲字  
哲明也借義也後  
因詰詰形相同故  
誤為詰也  
經世鈔晉之謀楚  
如設阱置餌以誘

二旆而退之狐毛將上軍設二大旗欒枝使輿曳柴

而偽遁欒枝將下軍使眾曳柴揚塵詐為眾走楚師馳之楚師見二旆先退曳柴塵

起以為晉師已走故馳而逐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原軫

軫為中軍帥卻溱為中軍佐故以中軍公族橫擊楚師公族公所率之軍也

上軍夾攻子西攻楚左師楚左師潰子西所將楚

師敗績楚左師皆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子玉見左右師皆敗故收兵而

止故不敗三軍惟中軍完是不大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

及癸酉而還至癸酉日甲午至于衡雍衡雍鄭地晉師至于衡雍

之三月鄉猶屬也城濮役之鄭伯如楚致其師鄭文公如

九行成于晉子人氏九名晉欒枝入盟鄭伯晉許鄭成故使

下卿入鄭為盟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晉鄭為盟丁未

獻楚俘于王獻城濮所獲駟介百乘駟四馬也介被甲也蓋馳馬之

被甲者徒兵千步卒鄭伯傅王鄭文公傅用平禮也用

王享晉文侯仇己酉王享禮襄王為晉侯設享命晉

侯宥又命晉侯助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

父策命晉侯為侯伯周禮九命作伯襄王嘉晉之功

寵晉也尹氏王子虎皆賜之大輅之服賜文公以太

王卿士叔興父大夫也戎輅之服戎輅也兵車也祭

祀所乘其服鷩冕戎輅戎車也兵車也祭形弓

輅音路下同

猛虎死在須臾而豎尾大吼張威以攝獸悍然自入死所而不知也孫鑿鑿音同在下軍楚右既潰樂復何為偽道聞子將退與偽道所以誘之橫擊夾攻所謂出奇晉將之深於兵如此安不勝楚乎經世鈔此子玉不殺文公所以憂也孫明復昔者齊威既沒楚人復張狙狂不道欲宗諸侯與宋並爭會孟戰泓以窘宋者數矣今又圍之踰年天

一赤色彤矢百弓一則茲弓矢千矢千則弓十可知賜弓矢然後專桓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征伐茲音盧秬鬯一卣卣器名卣音巨鬯勅亮又音由音酉虎賁三百人周禮虎賁氏以虎士三百人先後王而趨侯伯始受此賜音奔音命王謂叔父晉與周同姓故稱曰叔父敬服王命敬謹佩服之○勸勅力晉侯三辭三辭從命從命然後從天曰重耳敢再拜誓首文公稱名重耳敢再拜稽首稽首首至地也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言奉揚天子之大顯美命受策以出受所賜策書而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自來至去凡三見王○衛侯聞楚師敗衛成公聞楚師敗于城濮懼衛侯恐懼出奔楚自襄牛出奔楚遂適陳遂往陳國使元咺奉叔武

下諸侯莫有能與抗者晉文奮起春征曹衛夏服強楚討逆誅亂以絕威烈自是楚人屏迹不犯中國者十五此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可謂不旋踵而建矣經世鈔鄉役之三月追叙法三元美晉文攘楚不朝京師獻楚俘以警衆乃坐使天子下臨主盟進位侯伯後世齊天子以取九錫者且將藉口於是乎補述子人九必是鄭伯第語之後杜

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奉叔武使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王官之庭書踐土別於京師要言曰載書要約之言○要皆獎王室使諸侯同心無相害也無得私相侵害有渝此盟有敢渝變今言明神殛之則明神其誅殛之俾隊其師使領隊其師無克祚國無能世祚其國家及其玄孫曾孫曰玄孫無有老幼自玄孫而下無問老幼俱受變盟之禍君子謂是盟也信君子謂踐土之盟合於信義謂晉於是役也謂晉於城濮之役能以德攻能以文德教民而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瓊美皮弁纓所以結於領下而垂者此蓋以瓊未之服也飾弁而玉飾纓瓊求管反弁皮彥反未之服也子玉之身先戰先城濮未戰時夢河神謂己子玉自夢有河之神謂己曰

譜以九為雜人設矣

經世鈔鄭懼服而盟故其傳王所以禮晉最重

魏禧按河陽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然則此舉在晉侯未為大失特不可為訓耳效尤者將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事故聖人隱之所以全晉而存大義也

彭士望按陳侯亦如會是時附楚者盡如晉一戰之威風聲如此光武昆

陽有此氣勢孫鑄晉篇各見尚書盟在春秋最多亦可各錄為篇鍾伯敬楚俗好鬼故有此說而左氏尤尚怪故特修言之以神其事穆文惠以子玉而與文公為城濮之戰其不敵明矣即使以冠弁界之河神能遂取勝乎但其剛而無禮此其所以敗耳

王荆石楚王想有弄子玉之意故始不止其師而敗後亦不以致命耳

界余言以弁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

之地利賜子玉○弗致也子玉弗致大心與子西使

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楚左軍帥見子玉剛愎

弗聽子玉不從榮季曰即榮黃死而利國言死而可猶或

為之忠臣義士猶况瓊玉乎况瓊弁玉是糞土也不

而可以濟師因神之欲以附百姓將

何愛焉何必愛此弗聽不肯從出告二子榮黃出而

子曰非神敗令尹言非河之神令尹其不勤民盡心

實自敗也實自取既敗既敗于王使謂之成王使人

曰大夫若入言子玉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

子玉而死言何子西孫伯曰孫伯即大心子玉之得

臣將死言子玉已二臣止之我二臣者曰君其將以

為戮言欲令子玉及連穀而死連穀楚地子玉歸及

殺晉侯聞之晉文公聞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於曰莫

余毒也已言子玉既死莫有為呂臣實為令尹為呂臣

叔伯代子奉已而已幸無過而已苟不在民矣言其自

志○或訴元咺於衛侯訴猶譖也而有緩急之異語

如水之潤物以漸而入訴如風寒之曰立叔武矣

襲人以暴而至此言訴蓋暴之也曰立叔武矣

咀已立叔其子角從公從衛成公在外公使殺之

武為君矣其子角從公從衛成公在外公使殺之

孫鑣王詰語緩而信或者之誅故殺不廢命故廢衛侯之命之奉夷叔以

核至及連穀而死一語含意無窮與入守叔即叔武○守音猗夷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

盟於踐土故寧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寧武子寧俞

在外故與衛人曰載書天禍衛國言上天降君臣不

盟于宛濮之地曰以及此憂也君之憂今天誘其

協衛侯欲與楚國人以及此憂也君之憂今天誘其

衷今上天悔禍而誘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使皆降下

順不有居者而在內者誰守社稷誰與守衛不有行

者若無從君誰扞牧圉誰與扞衛君之牧圉不協之

故恐居者行者不用昭乞盟于爾大神用昭明信

上下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往去既盟之

神祇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往去既盟之

後既同盟行者無保其力凡從君出行者無居者無

懼其罪凡在國不出者無有渝此盟凡行者居者苟

以相及也以惡明神先君在盟之明神與是糾是殛

糾正其罪而國人聞此盟也衛國之人聞寧武而後

不貳然後各安其所無有二心傳言衛侯先期入衛

不信叔武故先期寧子先寧武子患公之欲速長牂

而入國先去聲寧子先故先入欲安喻國人長牂

守門長牂衛大夫時為以為使也使衛子為成公與

之乘而入長牂與寧子共載公子歆大華仲前驅衛

遂驅掩寧子未備二子並衛大叔武將沐叔武時適

夫欲音過華去聲又如字叔武將沐將沐頭

聞君至忽聞成喜捉髮走出時沐頭故捉髮前驅

經世鈔誘開誘也天開誘衛人之中心衛人今同心盟神又以感動開誘天之中心使不降禍於衛舊注非

王季重叔武之死亦寬哉猶幸而有稅股之哭與歆犬之殺也

邱維屋孔子稱寧武子知此一先也武子當有用知處不致前驅殺叔武乃是經世鈔二子衛大

五傳平林卷之五



夫凡君行必有前驅蓋二子為衛成前驅也舊注非穆文熙世事不有負入者哉叔武之事可為悲惋

按莊二十八年為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甲之旃并今年杜解不傳氏韓似有也或謂大旃與左旃非大旃也左旃亦通

射而殺之射音叔武公知其無罪也成公知其無罪也射而哭之射音石公知其無罪也射音石射而哭之射音石公知其無罪也射音石

殺叔武殺叔武之罪殺之公使殺之成公使人以射殺叔武之罪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

侯驅入殺叔武侯驅入殺叔武城濮之戰原先時事晉中軍風于澤

亡大旃之左旃大旃旗各繫旃日旃通帛祁瞞奸命祁瞞掌牛馬旗旃

司馬殺之晉軍司馬討祁瞞之罪而殺之以徇于

諸侯于諸侯使茅茷代之使茅茷代掌祁瞞之職師還晉師

歸壬午濟河濟河舟之僑先歸舟之僑為戎右士會

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秋七月丙申振旅入日振旅

整行列也長者在前列少者在後殿師之義也愷以入于晉軍樂曰愷師出有功則愷歌入

國以獻獻俘授馘馘數也數所獲反飲至飲至

舟之僑以奔軍先歸之以徇于國以徇告民於是大

服晉國之民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君子謂晉文公其善用刑矣

三罪而民服三罪謂殺顛頡祁瞞舟詩云舉詩惠此

中國則中國受惠以綏四方以綏安四方不失賞刑之

謂也如詩所言蓋以賞刑不失其用之謂冬會于溫晉會諸侯于溫討不服

也計衛許衛侯與元咺訟訟爭殺甯武子為輔輔相

鍼莊子為坐坐獄為主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

孫鑣叙衛事自前衛侯請盟起直至後年治產辭卿止一一精核若聯為

至陽明按文公從臣之臣皆賞而介之推獨不及顛頡魏犇同罪而顛頡獨死其賞刑吾不能無議焉

孫鑣叙衛事自前衛侯請盟起直至後年治產辭卿止一一精核若聯為

一片深可玩  
經世鈔衛侯已殺  
獸犬不辨其辭何  
以不勝  
同上按衛子不獨  
恐君饑渴亦且以  
防醜毒禍者曰  
洩者曰糜  
凌雅隆衛侯逞忿  
殺弟鳥得無討執  
而歸之京師是也  
但因元咀訟而執  
衛侯則非也

躬生獄訟元咀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  
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咀傳曰王叔之  
宰與伯與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  
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  
故不殺士榮治獄  
刑鍼莊子刑者斷足曰謂寗俞  
忠而免之謂寗武子忠義素  
著故免不加罪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寗子職納

囊饘焉寗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已職  
囊音託  
音元咀歸于衛  
衛侯既執故元  
立公子瑕  
瑕音衛公子  
音元咀歸于衛  
咀得既於衛  
立公子瑕  
瑕音衛公子

是會也于温  
晉侯召王  
而欲尊事天子以  
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  
盡羣臣之禮故曰召王皆譎而不正之事  
以諸侯  
見於玉○見音現  
且使王狩  
且使襄王  
仲尼曰  
子

非而不見其欲朝  
之本心是以譎而  
掩其正也  
金聖嘆天王至踐  
土春秋沒而不書  
天王會温而書狩  
河陽此真聖人之  
心法也天王下勞  
晉侯召王皆不可  
以訓雖兩書朝王  
所以為美事然其  
朝既非巡狩常時  
又非方岳常所變  
文起義其失自見  
經世鈔以曹為解  
章法簡妙晉文念  
二欲作齊桓一語  
深中其窾下文許  
多道理不過演足

以臣召君言晉文以臣  
而號召其君不可以訓  
不可訓於後世故書  
其地也寔以屬晉非  
且明德也隱其召君之關欲以  
趙盾之弑泄治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  
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  
壬申公朝于  
王所執衛侯經在朝王下  
丁丑諸侯圍許  
侯圍許

晉侯有疾晉文公  
曹伯之豎侯獯貨筮史  
豎小臣也  
曹共公之  
小臣姓侯名獯納貨賂于晉大  
史之掌卜筮者○獯奴侯及  
使曰使筮史  
以曹為解  
為解說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  
言齊桓公創霸主會  
而封邢衛異姓之國  
今君為會而滅同姓  
晉文公創霸主會  
而滅曹衛同姓之國  
曹叔振鐸

今君為會而滅同姓  
晉文公創霸主會  
而滅曹衛同姓之國  
曹叔振鐸

文之昭也文王之  
先君唐叔  
封之君

文之昭也文王之  
先君唐叔  
封之君

以成其文耳  
穆文盛侯痛貨史  
復曹雖近牽強然  
所言種二合道人  
自不容不聽之  
按封異姓齊姜姓  
邢衛並姬姓故云

按傳文諸侯圍許  
諸本皆作諸侯于  
許如孔疏及永懷  
堂本圖作于不知  
孰是

### 卷之十五

之穆也武王之子且合諸侯且合諸侯而滅兄弟曹與晉

之國而非禮也非盟主之禮也與衛偕命晉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

復已復衛侯而曹不與衛同時俱復非信也非出令之信也同罪異罰曹衛皆有

不禮從楚之罪非討罪之刑也禮以行義禮以行合宜之義

信以守禮信以守共刑以正邪刑以正違舍此三者

棄此禮信刑三者君將若之何方諸侯何公說文

喜筮史之言復曹伯乃復曹伯之位遂會諸侯圍許復取國

遂會諸侯圍許附錄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晉置上中下三軍

侯圍許避天子六軍之名故稱三行荀林父將中行為中行屠

擊將右行為右行先蔑將左行為左行無佐疑大夫帥

###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李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 丘傳句讀直解卷之十六

梅谿 林堯叟唐翁

### 魯僖公八年

經二十有九年庚寅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葛盧介

公至自圍許無傳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

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洛陽城內地秋大雨雹雨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釋經書來舍于昌衍之

上舍止于魯地公在會時公會圍許未返國饋之芻米芻牲牲

致牲米之饋饋故曰禮也禮也嫌公行不當致夏公會王子

國賓禮葛盧故饋故曰禮也禮也嫌公行不當致夏公會王子

滙參容舍昌衍而  
主饋芻米本一連  
事卻以公在會夾  
敘其事此亦倒注  
法

陳傅良言卿猶無  
會公之禮而盟王  
子經所以甚貶之

宮東萊以入而通  
鳥獸之情則所云  
蕭韶奏而鳳來儀  
蓋理之必然者  
增神合法周禮夷  
隸掌與鳥言貉隸

掌與獸言注夷隸  
征東夷所獲貉隸  
征北夷所獲介是  
東夷故聞牛聲而  
知其情

信經三十年  
家鉉翁晉文置狄  
不問以狄無替王  
圖大之心而楚之  
志不在小  
趙匡取元咺所假  
立而自秉國權環  
亦未如君也故以  
君殺大夫之辭言  
之而在元咺上  
與徵已殺元咺則  
無人拒之有周治  
等納之而勢易故  
書歸  
孫復翟泉之盟鄭

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

盟于翟泉傳釋魯公王子虎會諸侯之大夫為尋踐

土之盟尋二十八且謀伐鄭也鄭卿不書自狐偃

不書罪之也晉文公始伯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

侯大夫上敵公侯以傷禮在禮卿不會公侯

公侯爵尊卿不會伯子男可也大國之臣當小國之

諸卿之見貶亦兼有秋大雨雹為災也周之秋今

此闕故傳重發之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以春來未得見

為災復來朝禮之魯禮加燕好燕禮也

燕好再來故加介葛盧聞牛鳴聞牛曰是生三犧盧

皆用之矣皆用之宗其音云其聲

問之試問之而信果然傳言人聽

經三十年辛卯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

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

圍鄭於是秦伯私與鄭盟戊鄭介人侵蕭無傳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子遂

如京師魯始遂如晉魯始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無鍾鼓以觀其可攻與否以

鄭之強弱狄間晉之有鄭虞也狄以晉有鄭之憂乃

可攻與否齊晉之夏狄侵齊與國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

文實怨衛

不至故圍之  
徐彥介來朝稱名  
今稱入者退之也  
張洽天子三公無  
冢堂而使來聘魯  
用見周室陵夷大  
臣失職也  
傳三十年

李卓吾晉文之志  
已不在諸侯故狄  
乘間而侵齊伯之  
不能持久如是

王元美衛侯有罪  
耶不當以醫誅之  
衛侯無罪耶不當  
以玉釋之晉文於  
此操縱皆失其道  
矣

補注衛侯使賂傳  
見雖得請於王非  
殺元咺及公子瑕  
則不得入經所以  
不書歸自京師

經世鈔元咺報之  
也然何不殺治豈  
欲為謀主耶  
旁注治屢見周獻  
死以為神咎故歸  
卿

經世鈔知人識勢  
見秦君便是高見

同上亦善辭唐德  
宗奉天諸詔正是  
此意凡事勢到急

侯欲殺之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  
甯俞貨醫甯武子

治疾而加酖毒○酖音鴆下同  
衣食得知其謀乃使薄其酖  
使醫薄用酖不死衛侯  
以貨賄納賂干醫  
公為之請信公與衛同好故  
納玉於王與晉侯皆  
死

十穀雙玉曰穀襄王與晉侯  
王許之襄王秋乃釋衛

侯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獻治塵  
元咺距已故先

行賂於周治二人○歎音  
曰苟能納我言一人若能

吾使爾為卿我當以卿位  
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

公入○衛成公  
祀先君廟之

周治既服既服卿服將命  
周獻先入廟

及門及廟遇疾而死周獻忽遇  
治塵辭卿而懼故辭

卿不○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  
以其無

禮於晉文公亡過鄭  
且貳於楚也於楚也

陵晉屯軍于秦軍汜南  
佚之狐言於鄭伯

之武見秦君燭之武鄭大夫若  
師必退則秦必

從之鄭文公從其言辭燭之武  
曰臣之壯也壯強仕之

時猶不如人尚且才能  
今老矣况今年無能為也已

言不復能有為蓋怨其  
公曰鄭文公吾不能早用子

言我不能及今急而求子  
後求用子是寡人之過也

引咎自責言然鄭亡  
君若鄭為晉秦所滅子亦有不

是我之過失然鄭亡  
君若鄭為晉秦所滅子亦有不

左傳評林卷之六

處尤當一味樸實  
悔艾若稍存粉飾  
附會之見人心立  
解體矣  
穆文熙古今破同  
事之國多用此說  
越國鄙遠以鄭倍  
隣乃為至理人安  
得不听之乎利害  
瞭然安得無聽  
附見鄭晉秦三國  
次第相隣故注曰  
越晉國

治宅編李理義通  
人將有行必先治  
裝如孟子言治仕  
而行政亦治也

孫應鰲許君焦瑕  
正見晉不可與同  
爭秦安得不伐鄭  
焉  
經世鈔此言以鄭  
晉必害秦  
王元美晉乃秦之  
敵鄭近於晉而遠  
於秦秦得鄭而晉  
救之勢必至者故  
音悅  
秦不但微圍而且  
伐鄭  
楊慎晉文報怨而  
喜功故激秦以伐  
擊秦師

利焉則子之宗族家室詒之燭之武許夜縋而出縋

城而下夜縋出使不見秦伯往見秦曰秦晉圍鄭言

國并力鄭既知亡矣鄭國亦自知不若亡鄭而有益

於君若鄭亡而有所敢以煩執事敢以煩秦之執越

國以鄙遠今越晉國欲取鄭以為秦之遠鄙君知其

難也秦君亦自知其焉用亡鄭以陪鄰安用滅鄭而

益鄰國鄰謂晉也鄰之厚鄰國土地君之薄也則

焉音煙陪蒲回反若舍鄭若能舍鄭不以為東道主以為東道主以鄭

之困乏困也言供其舍君亦無所害在秦君

且君且秦嘗為晉君賜矣言向年嘗納晉惠許君

焦瑕惠公許賂秦河外朝濟朝濟河而夕設版焉設

版築以距秦言君之所知也亦秦君之夫晉夫晉人

何厭之有何厭足之有既東封鄭既滅鄭以其土地

又欲肆其西封又欲申廣其若不闕秦闕猶削小也

將焉取之將安所從取之言晉強闕秦以利晉

唯君圖之利害明白惟秦伯說穆公喜燭

與鄭人盟背晉而私與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

乃還秦師自反子犯請擊之狐偃怒

公曰不可晉文公言不微夫人之力言若

左專平木兵之六

鄭秦穆恃功而規穆公之力夫夫謂不及此不得歸晉為因人之力而

利故私鄭以背晉穆公也夫音扶不仁者不至今日因人之力而

此一役也結怨交兵者數世晉主夏盟失秦之援而為楚所抗自是役始

謝文遊此見晉文豁遠大度處子犯功名之士只顧乘

復取利無一毫情義從來以智謀長者多如此所以可之

圍鄭請無與圍鄭蘭自以鄭為宗國請於晉文公許

之許晉文使待命于東使公子蘭待命鄭石甲父侯宣

多逆以為太子子蘭為文公太子以求成于晉藉子

來聘天子之二公也鄭穆公所以立冬王使周公閱

將何以訓無惑乎

秦伯之竟叛而又感白黑形鹽辭曰國君之言有國文

何以責鄭伯也昭明於人以武可畏也畏服於人則有備物之饗

鄭而無與圍蘭之處茲變也其可也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謂昌歆羞嘉

穀謂白黑鹽虎形以獻其功武之功吾何以

堪之我無文武之功德東門襄仲將聘于周襄仲

即公子遂偕公既命襄遂初聘于晉又命襄仲自周

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經三十有一年全辰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

鄭王魯遣使如晉拜分田之賜而不日取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免牲

諸侯之有郊禘東周之僭禮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

猶未率以為常僖公始作頌以夸其盛於是四上不

知有王但知利不從猶三望故猶三望

特書以示譏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知其小祀故曰猶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

○狄圍衛

伯然豈以晉文居狄之久狎之與張天妃不請王命而擅分曹地尤因其共與速者先及之豈為伯之體

也拜曹田 ○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

襄仲如晉 襄仲如晉 襄仲如晉

襄仲如晉 襄仲如晉 襄仲如晉

襄仲如晉 襄仲如晉 襄仲如晉

伯然豈以晉文居狄之久狎之與張天妃不請王命而擅分曹地尤因其共與速者先及之豈為伯之體

也拜曹田 ○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

襄仲如晉 襄仲如晉 襄仲如晉

襄仲如晉 襄仲如晉 襄仲如晉

襄仲如晉 襄仲如晉 襄仲如晉



皆不吉則不郊  
鍾伯敬意慢承二  
意請息於古典慢  
瀆龜策

李笠翁相奪之夢  
疑文人為好奇諸  
詭談然軍兪鬼神  
非族類不歆其禮  
祀之言可以語祀  
典矣

原大夫為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見經上曰灼龜

新軍帥  
三百言都帝丘有  
衛成公夢康叔康叔衛始曰相

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立此言相公命祀相成

因夢遂奪康叔之祭甯武子不可相去聲下同曰鬼神言鬼神非其

族類若非其族不歆其祀則不歆享杞郕何事杞郕

夏之後不祀相之不享於此衛非夏之族類則久矣

言帝立久非衛實不可以間成王周公

不祀相絕其祀之命祀成王周公封建諸侯諸侯受命各有請改祀

命諸改祀鄭洩駕惡公瑕洩駕鄭大夫惡公子瑕

去聲鄭文公亦故公子瑕出奔楚傳為

三年楚納  
瑕張本

傳經三十二年  
其徵衛畏狄之強  
遷都以避之今乘  
其亂始敢以兵攻  
其境言侵不言伐  
不敢聲其罪而討  
之

捷卒無傳文公卒○衛人侵狄報前年○秋衛人及

狄盟不地者就○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晉

公卒子襄公驪立  
○晉襄公繼伯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楚自城濮與晉

陽處父報之陽處父聘楚晉楚始通晉楚自春秋以

和同○夏狄有亂狄人衛人侵狄衛乘狄亂狄請平焉

狄請平于衛○秋衛人及狄盟平故○冬晉文公卒襄公

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窆棺也曲沃有出絳絳晉都

左傳平水卷十六  
二十七

補注陳氏曰傳見  
楚張晉息夷夏獵  
主齊盟之漸故曰

附見三字晉先君命我事於文公上偃述之之辭  
王元美樞中聲本與西師無關但上偃已聞秦襲鄭之計故因是而設權以正衆心

穆文惠穆公信紀子詭言乃加兵於鄭以挑強晉而又君豈宜有此其敗不足惜矣  
王荆石此即漢王恢馬邑之詐古今

行險若此者未有不敗  
鍾伯敬勞逸實主四字分別得極明遠主備之一語簡至老成人自不費力  
經世鈔必有悖心謂勤勞無所得必行悖理之事  
穆文惠談覆軍之所如在目前後果中之蹇叔可謂異人惜哉其言之不用也  
增補合注爾今年已中壽不久于生比師回汝墓之木已拱矣言死將至矣

樞有聲如牛禮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上偃使大夫

拜上偃使送殯曰君命大事先君命我以將有

西師秦居西方故過軼我過我侵軼我擊之我若

必大捷焉必大勝捷杞子自鄭使告

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若潛師以來若秦密遣兵國可得也我

穆公訪諸蹇叔穆公將發兵應杞子先以

蹇叔曰勞師以襲遠勞煩兵師以掩非所聞

也我未聞其師勞力竭其力必盡遠主備之遠方之

無乃不可乎言不可以師知所為秦師既知其

鄭必知之鄭國必得勤而無所秦兵勤勞必有悖心

且行千里自秦至鄭其誰不知涉

公辭焉穆公辭蹇叔召孟明百里孟

使出師於東門之外使一子出師

吾見師之出言我

公使謂之穆公怒

中壽人生上壽百二

爾墓之木拱矣毀之以為汝但中壽汝墓之

蹇叔之子與師蹇叔之子與在從哭而送之蹇叔哭

晉人禦師必於殺言晉若禦秦師必於殺陵殺有

淮參此知字乃反  
辰前三知字

按淮南子中壽七  
十歲與孔疏林注

孫應鑿情結言慘  
讀之殆難為懷國

弄老成鮮不敗者  
蘇轍穆公遠蹇叔

而用孟明千里襲  
鄭覆師於殺雖悔

過自誓列於周書  
而不能東征諸夏

以終成伯業於乎  
穆公賢君也行一

不義而幾至於狼  
狽不能與桓文齒

而況其下乎  
李笠翁楚叔熟興

圖諸典故而尤逆  
料其子所死之地

真老成多識之士  
經世鈔古之謀臣

未有不請地圖者  
傳經三十三年

張洽子孟明視西乞  
術白乙丙不善罪

之也  
增補合注晉之敗

秦稱人說者謂晉  
背秦之惠貶而人

之似矣及狄代晉  
晉迎而敗之其功

足偉者而春秋亦  
稱人則說者又謂

二陵焉大阜其南陵其南夏后皋之墓也皋夏桀之

此其北陵其北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陵之

文王嘗於此避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必死是

巴蜀惡其險乃更開北山高道辟皮去必死是

間此古道也以其深險余收爾骨焉我當於此收汝

也故知秦師必敗於此秦師遂東鄭在秦東故

經三十有三年甲午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姬姓國

弗能有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

其地及姜戎敗秦師于殺也姜戎姜姓之戎戎子駒支之先

而終於十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

三國之伐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皆婁皆子斯反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傳無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秦師襲鄭道左右免

胃而下胃兜餐兵車非大將御者在超乘者三百乘

超乘謂超上車而乘之蓋左右免胃而下王孫滿尚

幼周之王孫名滿觀之言於王歸而言曰秦師

必敗

輕而無禮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且超乘示

必敗

無禮則脫無禮則待

不能謀

不能謀

不能謀

不能謀

不能謀

不能謀

不能謀

不能謀

不能謀

不能謀

不能謀

不能謀

不能謀

其情則曲為之說故儒者貴乎通也朱子云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李本晉先君有文侯重耳復諡為文非禮也其微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再化而結成實皆冬暖之咎微也

傳三十三年 經世鈔免胄示敬 增補合注兵車大將居中不下但居左右者去胄而下車也起乘謂車正行之時趨上車而乘之以示勇也 為人所及滑 秦師及滑 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 賈也 敗乎 茲姓高名將 遇之 道遇 以乘韋先 乘四也韋熟革也 必有以先之 皆以輕先重此鄭 牛十二 犒師 此犒師 四韋致 曰其辭 寡君聞吾子 矯致君命言 將步師出 於敝邑 步猶行也言知孟明 敢犒從者 敢以十二牛 不腆敝邑 敝邑不甚富厚 為從者之淹 但為秦從者淹久 聲下同從 居則具一日之積 積芻米之屬若秦師尚 去聲下同 積音漬 行則備一夕之衛 若秦師徑行過鄭則 衛之 且使遽告于鄭 遽傳車猶今之驛遞也此鄭商 鄭使為備 鄭穆公使視客館 鄭得商人之報使人 遠其據反 鄭穆公使視客館 視秦杞子等三大夫

邱維屋一老一幼戊鄭之 一商人點綴相掩 映 穆文惠弦高以一 商人能泄秦師使 也後又不受賞逃 真鴻千里又非春 秋人物矣 李笠翁弦高若不 犒師而逃告鄭則 秦師必遲回而生 變投機之會間不 容髮故遇而即矯 君命以犒若為不 知秦之計而令秦 亦與吾之不知相 安也以商人而竟 此捍國之忠權宜 之計鄭之疆場諸

則東載厲兵秣馬矣 則見三大夫束矢載 磨厲兵器秣穀其馬嚴 備以待秦師 使皇武子辭焉 鄭穆公乃使大夫皇武 子辭謝秦大夫戊鄭者 曰吾子淹久於敝邑 言杞子等淹留 唯是脯資餼 牽竭矣 乾肉曰脯糧食曰資腥物曰餼牛羊豕曰牽 言脯資餼牽已竭無以留秦師 餼希去聲 為吾子之將行也 為吾子之將去鄭 鄭之有原圃 原 鄭圍 猶秦之有具圃也 具圃亦 吾子取其麋鹿 使秦 取其麋鹿以為 以間敝邑 若何 使敝邑得間暇 杞子 行資 麋音糜 以間敝邑 如何 間音閑 杞子 奔齊 杞子即秦大夫戊鄭而掌鄭人 逢孫揚孫奔宋 杞子亦秦大夫與杞子同戊者 孟明曰 孟明見鄭商 不濟不敢歸秦故亦奔宋 孟明曰 孟明見鄭商 鄭有備矣 鄭有守禦 不可異也 不可異也 望其國攻之不克

侯可為增愧經世鈔不殺其人而婉辭以致其奔何也大國不可犯也小國敗大國之師殺大國之使未有不速取滅以者故小國與大國戰敗亦求成勝亦求成以此知燕丹荆卿之謀直見戲矣淮南子穆公遣孟明冀齊賈人弦高相與謀曰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秦果還師鄭伯以存國之功賞弦高

伐而攻之則有備不可必勝圍之不繼環而圍之則兵吾其還也滅滑而還謂勸而無所必有悖心者也○

齊國莊子來聘即國歸父自郊勞至于贈賄郊勞送去曰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禮成無所違失而加○勞去聲

文仲言於公言於傳公曰國子為政言國莊子為政相齊為政齊猶有禮必能以禮待鄰國君其朝焉使朝齊臣聞之所聞服於有禮凡服從於社稷之衛也此國家社稷○

晉原軫曰先軫為秦違蹇叔秦違蹇叔叔之忠諫而以貪勤民而鄭勤勞其民天奉我也是天與我以勝秦之奉不可失天與則敵不可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生異日之

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不受而逃王元美秦兵襲鄭與晉何與而要之假天奉之說以偷一時之利自是二國兵交數世不解皆先軫貶之也經世鈔秦國君臣密謀何以晉得知其詳故是間謀得方別有論同上圍鄭而盟盟鄭而襲兵名甚正何不言此而以無子之言為兵端乎豈反覆狙詐春秋常態人習之不為

曰下軍未報秦施言秦有納文公之施未而伐其師而伐其過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言秦見晉文公新而伐吾同姓晉鄭同姓而同姓秦則無禮秦則先以何施之為前日之施吾聞之所以吾一日縱敵一日放縱離數世之患也則必貽謀及子孫謀為子孫除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君死而遂背之遂發命起兵遽興姜戎之兵欲速也○遂音詎子墨衰絰言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梁弘御戎公御戎車萊駒為右萊駒為襄公車○夏四月辛

○勞去聲

○禮必能以禮待鄰國

○君其朝焉使朝齊臣聞之

○社稷之衛也此國家社稷

○秦違蹇叔秦違蹇叔叔之忠諫而以貪勤

○民而鄭勤勞其民天奉我也

○是與我以勝秦之奉不

○敵不可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

○生異日之

○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

○不受而逃

○王元美秦兵襲鄭與晉何與而要之

○假天奉之說以偷一時之利自是二國兵交數世不解

○皆先軫貶之也

○經世鈔秦國君臣密謀何以晉得知其詳故是間謀得方別有論

○同上圍鄭而盟盟鄭而襲兵名甚正何不言此而以無子之言為兵端乎豈反覆狙詐春秋常態人習之不為

○左傳卷之六 二十

怪而反謂伐同姓  
為名義耶  
附見死者謂重耳  
也

王元美從戎禮之  
變也禮變於不得  
已寇不於門庭而  
與師以襲入非不  
得已也不得已而  
墨謂之何哉遂墨  
以墓可乎可墨也  
亦可復也

汪道昆哀絳從戎  
逐門庭之寇可也  
與師遠襲數世擊  
兵先軫之罪大矣  
孫執升文嬴請三  
帥與穆姬登臺履  
薪恰相當然惠必

殺慶鄭而穆能終  
用孟明此惠公不  
能長有晉而穆之  
所以遂任西戎也  
夫

王元美穆姬在秦  
嘗見夷吾文嬴在  
晉安得不免三帥  
幸而秦穆之賢能  
聽而舍之使如先  
軫所言則晉之受  
禍於秦尤未可知  
者  
謝文法至此而哭  
晚矣然有此一哭  
纔見得秦叔而哭  
哭得有者落有精  
神  
經世鈔直說到此  
不願一毫體面所

已敗秦師于殺果如蹇叔之言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

丙以歸晉執秦三帥以歸遂墨以葬文公遂以墨而葬晉於是始

墨喪服之變於始文嬴請三帥文嬴秦穆公所妻晉文公之夫人襄公之嫡母也請

曰彼實構吾二君言彼三帥實交構我秦寡君

若得而食之不厭言秦君怨此三人若生得而食其肉猶未厭足於腹○厭去聲又平

君何辱討焉何辱晉君使歸就戮于秦使三帥歸秦以就刑戮

以逞寡君之志若何使秦君得快公許之襄公從母氏之請而

釋秦先軫朝朝襄公問秦囚問囚秦三帥所在公曰襄公夫人

請之言文嬴請免三帥歸秦吾舍之矣吾從其言而縱之矣○舍音捨先軫怒

怒不當言武夫盡力爭戰婦人曰武夫力而拘諸原言武夫盡力爭戰婦人

暫而免諸國婦人卒暫一語而墮軍實而長寇讎墮毀

晉國之軍實而崇長秦人亡無日矣晉國滅亡之禍不日而至

顧而唾不顧襄公在前而咳唾於地公使陽處父追

之襄公悟其言乃使及諸河至河乃則在舟中矣則

帥先已登陽處父追還三帥釋左驂處父乃自釋其所乘左驂之馬○驂七南反

明矯稱襄公命已以馬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誓首孟明知其詐乃遙於舟中

曰君之惠言拜晉君之惠不以累臣擊鼓不殺囚累之臣以其血塗

使歸就戮于秦使我歸秦寡君之以為

戮若秦君治亡師死且不朽此身雖死此心感恩終不朽腐若從君

惠而免之若從晉君之惠而三年將拜君賜三年之後必將

以為賢

姜實秦欲襲鄭而滅滑非晉門庭之寇也晉襄何得援自禽故事以吉禮從金革乎趙衍氏專罪秦而不責晉非也或謂晉并親為讐卒不就於楚以失秦穀之役為專責晉亦非也從胡氏並責秦晉為是

滙參邾人不設備一句承上起下

陳傅良獲白狄子傳見始書敗狄猶

不書獲今案獲夷狄史不書

至元美先軫不顧而唾無禮於君既而知悔之則自歸司寇而伏劍焉已矣免胄入狄以喪其元徒益國耻耳與自經溝瀆者何異

俞寧世敬字觀人之法節字用入之法

拜晉君之賜

秦伯素服郊次秦穆聞師敗乃鄉師而

哭嚮秦師而哭引咎曰孤違蹇叔降名稱孤云孤實

以辱二三子致汝三師困辱於晉孤之罪也此皆我不替孟明

而使之取敗師孤之過也此皆我大夫何罪孟明何

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且三師皆賢吾終不以一敗

○青生上聲狄侵齊齊晉之因晉喪也因晉有文公

伐邾取訾婁取邾訾婁之邑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邾人不

設備魯師退而邾人復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

彼去聲○狄伐晉乘晉及箕及晉之八月戊子晉侯敗

狄于箕晉襄公禦狄卻缺獲白狄子白狄之君先軫

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無討而君不敢不自討

乎敢不自免胄入狄師曹堯也先軫自去死焉戰

而狄人歸其元元首也狄人得先面如生面貌如生

傳言其有初曰季使過冀使過晉之冀邑○曰其九

反使去聲見冀缺耨冀缺即卻缺耨耨苗也蓋晉臣

過平聲其妻饋之食其夫饋之妻饋敬相待如賓

如待賓客與之歸晉臣知其賢乃與言諸文公薦卻缺於

曰敬謂敬德之聚也人能主一此能敬必有德今

缺能敬必有德以治民惟有德者君請用之請文公

德聚其身臣聞之以臣出出門而敬承事如祭執

穆文熙桓公用管仲而敬如仁之則也

大祭承之欲殺可乎對曰舜之罪也

管敬仲桓之賊也管仲射齊桓公實相以

濟康誥曰康誥曰父不慈慈愛即康

子不祗弟不共詩曰不相及也

君取節焉君取節焉君取節焉

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之縣賞胥臣先茅晉大夫絕後故取其縣以

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亦未有

且弔有狄師也且弔齊為及而歸薨于小寢

貳於楚也討許從楚附楚令尹子上侵陳蔡

孫應整惟賢是取其惡而取其善節焉可也

張天妃公嚴宗廟之祀興闕泮之宮可謂知本矣然公

之子其父死敵故以三命命其子代以再命命先茅

卿缺獲白狄子故復與之冀復還卻缺以其父之

之人賞格最佳李廉晉襄初立伯業未定秦之窺鄭

齊之盟魯皆有志於爭伯也惟外患是憂而置齊魯之



交於度外故不踰陳及  
年而伯事復盛春蔡  
秋書敗秦敗狄如  
齊伐許於一年之  
間其晉伯絕續之  
會三強睥睨之秋  
歎

揚士勳慶于小寢  
傳發此例者以隱  
公不地桓公非上  
今僖公雖卒而沒  
於婦人之手故發  
傳以惡之也

王元美此與謙玄  
符堅夾澠水上陳  
之勢同使符堅如  
子上一不涉晉亦  
必不能敗

陳蔡成陳蔡與楚為成遂伐鄭遂往鄭將納公子瑕二十一年

門于桔柣之門桔柣鄭門名○桔柣大結反瑕覆于周氏

之汪水○覆音福汪鳥黃反外僕鬃屯禽之鄭

殺之○鬃音坤屯音豚以獻以其尸文夫人斂而

葬之鄆城之下鄭文公夫人斂瑕之尸而葬之鄆國

斂去聲○附錄晉陽處父侵蔡蔡即楚故楚子上救之于上

與晉師夾泚而軍泚水名晉楚各軍於泚陽子患

之相持不決使謂子上使人告曰吾聞之以吾文

不犯順有文德者不肯犯順意謂相約涉水武不違

敵有武德者不肯棄敵意謂相約退舍子若欲戰子言

上果欲則吾退舍則吾當退舍之地子濟而陳子濟泚水成

陣遲速唯命或速唯子之命不然紆我若子不肯濟

陳○紆音舒下同老師費財師久為老久師亦無益

也無補益乃駕以待以待楚之命子上欲涉子上欲

處父大孫伯曰即成大子不可言不可晉人無信言

人言語半涉而薄我待我軍半涉而迫我於悔敗何

不可信則必為晉人所敗不如紆之不如退舍以緩乃退

舍乃退三十里陽子宣言處父見楚退舍曰楚師遁

矣許言楚兵已遂歸遂班楚師亦歸楚見晉歸太子

商臣譖子上商臣楚成王太子怨子上止王立己故

左傳平林卷下

五

雁參兩紆字相對  
成章法  
穆文熙子上雖由  
詐而退然完師而  
歸楚人殺之過矣

增補合注緩字杜  
注屬上句五月而  
葬不得言緩也宜  
屬下句

滙參按既葬免喪  
唯杜有此說其違  
禮拂經甚矣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公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次輯著

左傳評林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傳曰受晉賂而辟之言子上受晉人之賂而退楚之

耻也此楚國之罪莫大於此王殺子上從商臣

附錄葬僖公經在明年緩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實以今

日緩自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作主傳

次也皆當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作主傳

公主在葬禮也二事皆非禮也文二年乃凡君薨

禮葬之卒哭而祔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

祔音祔而作主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祔特祀於主

特用喪禮祭祀於新立木祭曰嘗新主

主之几筵不同之宗廟也既立特祀於主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七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文公一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  
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周襄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八年襄王崩子  
頃王立文十四年頃王崩子匡王立

鄭穆公  
二年

齊昭公七年魯文公十四年昭公卒子舍立九月  
舍弒懿公商人立文十八年懿公弒惠公元立

晉襄公繼霸二年魯文公六年襄公  
卒子靈公夷皋立是年趙盾為政

衛成公  
九年

蔡莊公十九年魯文公十五年  
年莊公卒子文侯申立

左傳評林卷之十七

見日己錄句賣

**曹** 共公二十七年魯文公九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文公十二年滕昭公來朝

**陳** 共公六年魯文公十三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杞** 詳見傳  
公元年

**宋** 成公十一年魯文公七年成公卒昭公杵臼立文十六年昭公弒弟文公鮑立

**薛**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莒** 魯文公十八年莒大子僕弒紀公庶其子季佗立

**邾** 文公四十一年魯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卒子定公獲且立

**許** 僖公二十九年魯文公五年僖公卒昭公錫我立

**小邾** 詳見傳  
公元年

**楚** 成王四十七年魯文公元年冬遇弒子穆王商臣立文十年次于厥貉文十三年穆王卒子莊王立

○楚莊王爭霸

**秦** 穆公三十四年○秦用孟明以為政魯文公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遂霸西戎史記穆公三十七年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文六年穆公卒子康公營立文十八年康公卒子共

卒子共公稻立

吳 詳見隱公元年

**經元年乙未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無傳 不書 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

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七月而葬 綏 ○天王

使毛伯來錫公命 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 ○

禮今使叔服來會

禮今使叔服來會

文經元年 啖助嗣子為君明年正月朔就位南面改元 高閔墓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葬禮也 惟有弔贈會葬之禮今使叔服來會

是日自同於諸侯也

俞是天王使會葬

惟見經其餘則知其不齊

程端學文公在哀

經中安然受之而不辭毛伯不諫而從君之令皆非也

增補合注商臣稱世子以見其有父之親類稱君以見其有君之尊聖人書此使天下後世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子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

陳傅良楚國不志其主類何世子弑也

君不可以楚不志也

劉懷恕叔服相公孫敖二子後果如之登教之淫亂奔竟固已既具之乎則又何責於敖也

傳元年

呂東萊後世甘石三家蓋本此治曆

朱申歷法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其時月日五星皆起於牽牛初度更無餘分以此為步占之端故云履端於始每歲有二十四氣立春驚蟄清明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

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秋公

孫教會晉侯于戚戚衛邑○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

弑其君頹商臣弑成王而代立是為穆王○頹丘倫反○公孫敖如齊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會葬魯魯公孫敖聞

其能相人也公孫敖聞叔服能視人顏色知吉凶見其二子焉叔服告公孫敖長

服○見音現叔服曰叔服告公孫敖長穀也食子穀公孫敖長

者也○食音嗣難也收子難公孫敖次子惠叔也收子葬子之身也○難音那

又如穀也豐下豐下面方也必有後於魯國言其後

於魯○附於是閏三月於是年三月置閏月非禮也蓋以曆法

在僖公未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曆者所譏先王之正時也昔者先王

天曆象日月星辰履端於始日月運轉於天猶人之行

之始以為術之端首謂以十一月朔為曆首舉正於中百六十有

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歸餘於終月朔之與

各剩一月則置之為閏故言歸餘於終履端於始謂以

一月則置之為閏故言歸餘於終履端於始謂以

序則無愆四時之序則無

則無歸餘於終謂置閏得所事則不悖四時之事

疑惑歸餘於終則四時得所事則不悖四時之事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

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衛字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

晉文公之季年季末諸侯朝晉行朝禮衛成公不

露寒露立冬大雪  
小寒謂之節氣雨  
水春分穀雨小滿  
夏至大暑處暑秋  
分霜降小雪冬至  
大寒謂之中氣每  
月皆有中氣惟閏  
月獨無中氣閏前  
月則中氣在晦日  
閏後之月則中氣  
在朔日舉中氣而  
正月則置閏不差  
矣

按晉襄公既祥舊  
說亮信也陰默也  
為聽於冢宰信默  
而不言鄭玄以說  
闇為凶廬社氏不  
從

朝不朝使孔達侵鄭孔達衛大夫伐綿訾及匡皆衛

邑子晉晉襄公既祥諸侯雖諒闇亦因使告于諸侯乃使

衛不朝及有侵鄭而伐衛而聲鍾及南陽晉師及南

先且居日時為中軍帥效尤尤過也言以衛不朝

尤衛而禍也致禍之道也請君朝王請襄公往臣從師從

師伐師伐晉侯朝王于溫時王在溫故先且居胥臣伐衛

如先且居之計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戚衛六月戊戌取之

取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于陳衛人使人陳

共公曰告衛使更伐之見伐求和不競太甚故使

我辭之我為衛以辭衛孔達帥師伐晉從

又音庚謝晉求和

按古諸侯喪既葬共公  
除喪服無哭位諒之計  
君子以為古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  
古者

越國而謀古者越他國秋晉侯疆戚田晉取戚田

故公孫教會之會于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先

楚成王欲立訪諸令尹子上問可否子上曰答楚君

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問可否子上曰答楚君

之齒齒年未也言尚而又多愛而又多寵黜若已立

而乃亂也乃取亂楚國之舉楚國之得舉恒在少

者常在少子言楚之先且是人也且商臣之為人蚤目而眇

聲其目似蚤其聲忍人也能忍行不不可立也不可

大弗聽成王既又欲立王子職既立商臣為太子而

黜太子商臣黜廢商臣聞之而未察商臣微聞其事

復執孔達求成焉復執孔達求成焉

鍾伯敬衛人使告  
于陳陳多為衛謀  
亦曰強為善以敬  
事大國可耳乃使  
報伐以益晉之怨  
復執孔達求成焉

謬亦甚矣何貴越國而謀哉

按注故國國字毛評本作主誤矣

經世鈔初楚子禮

云既斷於志復以問人者冀入言之

有合於己也及其不合則自行矣

胡寧竊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長而楚國之舉當在少者黜兒立弟

謀及江芊宜其敗也

經世鈔立少非正然在楚論楚則子

上之言為老成持重之見矣

告其師潘崇乃告商臣曰若之何而察之言如之何而辨其信

潘崇曰潘崇為商臣畫謀享江芊江芊成王妹嫁在江者為設享禮

而勿敬也而勿盡敬於江芊從之商臣從之江芊怒江芊見其不禮而怒曰

呼呼發聲也呼呼去聲役夫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

也言汝無禮如此宜成王之欲廢殺汝而立王于職告潘崇商臣又告其師潘崇

曰信矣以江芊之言潘崇曰問商臣能事諸乎能事王

曰不能商臣言不能行大事乎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能去適他國乎曰不

能又言不能行大事乎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商臣能行弑君之大事乎曰能商臣

能弑君父此閻冬十月以官甲圍成王官甲大夫王請食熊蹯而

死蹯熊掌也難熟故請食之而弗聽商臣弗聽從其請丁未王

縊王乃自縊諡之曰靈言其忍其父未歛而加以惡諡不瞑成王死不瞑

音冥又曰成改諡乃瞑穆王立即商臣弑君父代立以其

為天子之室與潘崇賞其使為大師使為大且掌環

列之尹環列之尹官衛之官穆伯如齊即公孫叔始聘

焉文公即位禮也得交鄰凡君即位凡君即位始聘卿出並

聘卿出並踐脩舊好踐猶履行也事修舊好要結外

援要約交結外國好事鄰國交好禮事鄰國以衛社稷以

衛其國忠信卑讓之道也為民之謂忠盡已之謂信忠

德之正也君德之正大也信盡已盡德之固也君德之堅

為二端以探之教民為忠

手術變詐之人與居亦多致敗況使智

後世選文學之士

貞誠德望夙著者

置師友必擇端方

人弑父，難開口。固也。甲讓，謙卑也。德之基也。君德之基本也。傳因此發凡。

王元美傳謂謚靈也。弗順改，成乃順。夫禮，臣不忍其父而獨不忍其不順乎？願能補於謚之不足，而不能神於子之弑，已乎？況君薨，舉謚常在，葬時安得謚於未殯之日？此左氏之鑿也。

經世鈔身被弑而猶無惡謚，真可謂好虛名矣。魏禮秘史載司馬溫公作通鑑至唐太宗忽有衣黃袍者見於目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跪而言曰：陛下

及左右皆言於秦伯，皆謂言曰：是敗也。言于殺孟明之罪也。孟明敗國，必殺之。以正典刑。秦伯曰：穆公是孤之罪也。引咎自責。周芮良夫之詩曰：桑柔諷大風

有隧，隧，徑也。言大風之行，貪人敗類。言貪人之敗，風之聽言則對，道聽塗說之言。誦言如醉，若聞典誦，敗物聽言則對，則喜而對答。誦言如醉，若聞典誦，心如醉，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覆俾我悖，反使我為悖。

音福悖。是貪故也。是貪之孤之謂矣。我之孤實貪以禍夫子。我實貪得鄭以夫子何罪。孟明何罪之有。復使為政。

復使孟明為政，為明年晉秦戰彭衙傳。復去聲。經二年丙申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

彭衙，秦地。秦師敗績。大崩。曰：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朝而遂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垂隴，鄭地。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侯敵，於是始是故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是為災，不書。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程端學秦穆遷利以取敗不自悔責而事報復又取敗

文經二年

張半菴穆之待孟明如此孟明安得不奮力以報

事齊晉且圖婚於齊故也

高閔會晉歸而復聘齊魯人於是兩

附見諸侯大師有德行以教民者出周禮注

取筆不可奪遂不見觀此則或有然者也

穢德多矣臣頸可

左傳評本卷十一

續其罪著矣晉襄公忘喪而主乎此戰雖勝無足道矣家鉉翁逆祀有萌議論未定緩於作生以是故也張洽事以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而祭之禮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一日忘親也僖公元年四月葬今乃作主慢而違禮甚矣陳際秦翟泉以列國之大夫盟王臣大夫張也見諸侯之輕天子也垂隴以伯主之大夫盟諸侯大夫張也見禽之

十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明孟以報敵之役在三年二月晉侯禦之禦秦伐晉之師先且居將中軍為元帥祖將趙衰佐之代卻秦王官無地御戎梁犝居去聲為右鞫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戰于秦地禦之秦師敗績秦師大崩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也君賜故戰於敵也原前時事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並年戰之明日既戰之晉襄公縛秦囚所獲囚使萊駒以戈斬之戈刀也以囚呼囚發聲而呼萊駒失戈而狼曠取戈以斬囚狼曠取萊駒之刀禽之禽獲失乃狼曠取戈以斬囚以斬囚○曠音審禽之也囚以伯主之大夫盟上萊駒失戈故言以從公乘因代萊駒為右與遂

伯主之輕諸侯也趙匡凡祭而失禮則書祭名祭非失禮為下事張本則稱事高閼納者即納徵也公始祥而納祭則納采問名皆在三年之內矣聖人於此譏之傳二年呂東萊狼曠怒先軫不知其勇而死於秦者所以彰軫不知人也名則忠晉而實愧先軫王宗沐狼曠當黜而不怒遇難而能先其抑友人為難數語緝古且多

以為右襄公喜其勇遂以為車右箕之役在僖二十三年先軫黜之廢狼曠不使而立續簡伯續簡伯即狐鞫居為右其友曰盍死之與之爭曠曰吾未獲死所死之處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與狼曠作難去聲曠曰周志有之周志周勇則害上恃勇作難去聲曠曰周志有之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死而不義死而作亂非勇也不得謂勇共用之謂勇共用死於義是為不義吾以勇求右我以勇斬秦無勇而黜言今是謂能勇吾以勇求右囚求為車右無勇而黜見黜而作亂則死而不義更成無勇亦其所也其所宜也謂上不我知我之人不知黜而宜則見黜乃知我矣吾能以勇供國我之有勇黜而宜而合宜乃知我矣家之用則上之



經世鈔蓋去之此  
時人輕死如此可  
笑

增補合注大敗秦  
師上文是本年事  
李笠翁按先軫狼  
曠死敵同而其所  
以死異何者先軫  
直諫平襄公本無  
罪也何以自討其  
死謬矣狼曠見黜  
於先軫誠有激也  
欲以自效其死宜  
矣況以軫死狄反  
辰晉師不惟傷勇  
且無以謝襄公狼  
曠死秦遂敗秦師  
豈特忠晉亦可愧  
先軫

穆文熙狼曠死秦  
師中遂大敗秦師  
可謂喜用其勇故  
傳謂之君子

高閔周人卒哭而  
祔祔而易主是謂  
虞主既期而練練  
而易主是謂練主  
僖公薨十有五月  
非虞練之時而左  
作主猶未祔也  
未祔而欲躋之  
故也  
張洽盟於晉之都  
而君不出耻甚矣  
故諱之

人乃知子姑待之謂其友且及彭衙既陳及彭衙之

音陣以其屬馳秦師以其私屬已之兵死焉死於晉

師從之而乘之大敗秦師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

君子有君子詩曰舉小雅君子如怒言君子而亂庶

遘沮禍亂庶幾又曰又舉大王赫斯怒言文王赫爰

整其旅則整齊師旅怒不作亂今狼曠奮怒而不而

以從師於彭衙之師可謂君子矣可謂有君附秦

伯猶用孟明秦穆公不以孟明再孟明增修國政益

治秦國重施於民厚施恩惠於民欲趙成子言

於諸大夫趙成子即趙襄曰秦師又至言秦師又將

必辟之將必避勿與為懼而增德言孟明再敗不可

當也秦民必樂為之詩曰舉大雅毋念爾祖毋念念

念其祖考聿修厥德則宜述修其孟明念之矣今孟明修

祖考念德不怠念在修德其可敵乎其可與之敵乎為

丁丑作僖公主木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晉人以

公不朝晉以我公即來討其罪公如晉公如夏四月

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使大夫以恥之以恥書曰

經及晉處父盟處父不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

以示厭損適晉不書經不書諱之也於晉故為公

公未至公朝晉未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

王錫爵既命之卿例皆書名何堪與不堪之論哉未幾以亂誅安在其為堪耶

沈雲將逆祀者二公位女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而即異昭穆設使兄弟四人皆為君則祖父之庶即已從毀矣故謂坐次可也謂世次不可也汪道昆胡氏曰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先

君臣禮也故公羊曰逆祀先親而後祖也閔僖非祖稱而謂之祖稱者何臣子一例也

張天如宋王者之後其祖帝乙禮也鄭諸侯而祖天子謂有功也有功而祭禮可乎魯之郊禘非禮也鄭祖亦云

士穀盟于垂隴傳釋我公未歸穆伯出會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

書士穀士穀士穀之子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陳侯

為衛請成于晉元年陳共公謂衛曰更伐之我執孔

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秋八月丁

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見經逆祀也僖嘗為閔臣位

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官夏父弗忌時為

且明見弗忌且明曰吾

見新鬼大人死曰鬼言我見新鬼大蓋以故鬼小故

先大先祀後小後小後祀順也於理躋聖

明也於事明順事明禮也此事宗君

子以為失禮失事宗禮無不順禮無不順其祀祀祭國

之大事也國之大事而逆之而逆其先可謂禮乎謂

子雖齊聖齊肅也言子雖有不先父食久

矣其祭於宗廟不以子先父食非故禹不先鯀夏禹

湯不先契殷湯有齊聖之德

文武不先不密文王武王有齊聖之德

宋祖帝乙帝乙微子之父故

猶上祖也言宋鄭不以

是以魯頌曰舉魯頌春秋匪解春秋事

享祀不咸凡有享祀皇皇后帝皇皇大帝而美

神皇祖后稷以其大祖后稷配天也此言

君子謂此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

曰舉邱風問我諸姑言先致問遂及伯姊

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仲尼曰

不知者三其見理不明不可言智

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

妾織蒲家人販席言三不仁也

縱逆祀聽夏父弗祀爰居鳥

三不知也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

取汪及彭衙而還

書為穆公故尊秦也

謂之崇德

比君即位

修昏姻

娶元妃

孝也

禮之始也

三年丁酉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

王陽明此引詩以

明信雖文之父為

親不可叙於明上

再上不可先大後

小意

穆文熙冲尼獨責

文仲者何以其柄

政也柄政而有此

不仁不知數事動

而不仁民將何賴

魯政其日衰矣

類書纂要末民之

末謂工商之業官

富貴而未民困

經世鈔無益之器

故曰虛而引詩之

後即接仲尼曰而

以六事並說以不

仁不知雙結全無

實上章法最奇且

上記夏父之論此

禮記卷之十七

二十

是遂移於大夫矣  
高閼王子虎卒赴  
於諸侯而書其卒  
蓋著其交政於諸  
侯也公穀以為叔  
服非是

陳傅良此秦伯也  
曷為貶稱入殺之  
嘗孔子有取焉而  
秦穆之連兵無虛  
歲故自韓原秦不  
以爵見於經

孫覺兩自上而下  
者也龜不見其所  
從來自上而下衆  
多如雨而在宋之  
四境故曰雨龜于  
宋也  
王樞書雨見災甚  
非隊而死也

張洽不書地盟於  
晉都也  
與徵江受楚之伐  
伯者所當救也處  
父畏楚強不敢徑  
趨江之城王乃揚  
言伐楚以救江門  
於方城一見息公  
之來即避之而返  
既不能救江又不  
能代楚其畏怯也  
明矣  
傳三年  
趙匡天子大夫無  
與諸侯盟之禮而  
曰禮也蓋春秋之  
意乎  
穆文惠自曰豪傑  
之性二以一敗致  
弄能不得展如秦

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汝南小國民逃其○夏五月

王子虎卒王卿不卒惟王○秦人伐晉濟河焚舟晉

是始霸西戎○秋楚人圍江於兩宋人以

死為得天倚喜而來告故書○兩去聲龜音終

已公及晉侯盟師師於是始自士穀專盟書大夫處父專○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晉太

將書大夫於是常書大夫貶而後人之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莊叔即以其服於

楚也而不事晉沈潰沈懼凡民逃其上曰潰潰眾散

象也故衆逃曰潰積水之潰自壞之在上曰逃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

在逃附錄衛侯如陳衛成公往拜晉成也為衛請成

于晉故往拜謝○夏四月己亥王叔文公卒文公即來赴王

人來赴于魯弔如同盟子虎與偕公同盟于翟禮也

禮秦伯伐晉秦穆公濟河焚舟示必死不取王官

及郊並晉晉人不出出禦敵遂自茅津濟遂自河東

封敵尸而還封埋藏也埋藏敵遂霸西戎秦穆公遂

秋之用孟明也穆公能用孟君子是以知穆公之為

君也得為君舉人之周也舉人周備不偏與人之

也與入純孟明之臣也得為臣其不解也軍而生

能懼思也能知懼而思子桑之忠也子桑

其知人也知孟明之賢是能舉善也舉善

能懼思也能知懼而思子桑之忠也子桑

其知人也知孟明之賢是能舉善也舉善

能懼思也能知懼而思子桑之忠也子桑

其知人也知孟明之賢是能舉善也舉善

伯之於孟明直古  
今一事也其安得  
不伯乎  
孫應鑿用孟明一  
句是斷案下說穆  
公之為君孟明之  
臣子桑之忠又引  
三詩注之自明此  
句之意而殊走盤  
張天如穆公乎亂  
蓋難維有伯者之  
風情其初信燭之  
武之言復徇犯子  
之計惟利為趨以  
至將禽師頌幾不  
自振雖僅收之桑  
榆曷克以償之  
李蕪左氏以此後  
為秦伯西戎之始  
且稱其舉人之問

善是有舉  
詩曰舉召南  
于以采芣  
于沼于沚  
言

善之能  
蘇於沼沚之中  
池曰沼小渚曰沚  
于以用之  
而進之  
公侯之事  
言

民詩美仲山甫自早至  
夜無所解意  
○解音解  
以事一人  
一人天子  
孟明有焉  
雅

懼思有此義  
詒厥孫謀  
舉大雅文王有聲詩美  
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  
以燕

翼子  
以燕安翼子桑有焉  
言子桑舉  
善有此義  
○秋雨蝻于宋

隊而死也  
蝻飛至宋隊地而  
死若雨  
○隊音墜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

楚以救江  
先僕晉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  
欲假天子  
威以伐楚

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桓公周卿士王叔  
文公之子桓公不

書示威名  
門于方城  
攻楚方  
城之門  
遇息公子朱而還  
子朱

夫伐江之師也聞晉師起  
而江兵亦解故晉亦還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

二年使處父盟公  
請改盟  
請改與  
公如晉  
公從其請

無禮於公故懼  
及晉侯盟  
改盟  
晉侯饗公  
晉為公設

既見君子  
莊叔以公降拜  
謝其以公  
曰小國受命於

樂且有儀  
大國  
命於晉之大國  
敢不慎儀  
襄公賦詩云樂且

不慎  
君貺之以大禮  
君賜魯以  
何樂如之  
其樂無

○樂音  
抑小國之樂  
抑小國之所  
大國之惠也  
皆由

國恩惠  
晉侯降辭  
辭謝公  
登成拜  
賓主同登

之所及  
嘉樂  
公賦大雅嘉樂詩取其顯顯令德宜民

宣人受祿于天  
○嘉樂上假下如字

文經四年  
趙匡公自逆常車

經四年戊戌春公至自晉  
無  
○夏逆婦姜于齊  
稱婦

左傳卷十七

六十二

不書以成禮于齊  
所以變文云逆婦  
以譏之

蕪輒風氏信公之  
妾母也凡魯君之  
妾母其生也稱夫  
人其沒皆以夫人  
之禮禮之考之舊  
典則非禮也然春  
秋書之不為異詞  
者君臣之禮也

傳四年  
楊守魯出姜不允  
亦適遭其變豈恐  
不係於貴聘而賤  
逆此左氏之繫

○秋侵齊無傳○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

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母成

風也赴同附姑故稱夫八

傳四年○錄附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二年執孔達以說晉至是始歸之

以為衛之良也以孔達為衛之良臣也故免之故免之於禍○夏衛

侯如晉拜謝歸○錄曹伯如晉會曹共公如晉會受貢賦之政也

逆婦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

也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曰貴聘而

賤逆之逆婦卿不行是使賤者逆君而卑之君小君也立為

小君而卿不立而廢之不以夫人禮逆是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

主乘納幣之信而壞其內主○壞音怪在國必亂以魯國言之則在家

必亡以官中言之則不允宜哉其不為國人所允信首宜也為十八年姜

氏歸齊舉周頌詩曰我將詩畏天之威言成王畏上天之威于時保之

於是保敬主之謂也此言君以天為主國以君夫人為主成王畏天即是敬主今魯

不敬其夫人宜出姜之不能保其禍祿也○秋晉侯伐秦圍郟新城郟秦

邑也○郟以報王官之役取王官在前年○楚人滅江秦伯

為之降服秦穆公為江滅之故出次避正不舉去盛

過數鄰國之禮有數大夫諫秦大夫諫公曰穆公

同盟滅秦江同盟不雖不能救雖秦之力不能救援敢不矜乎

有味也

酒參名雖為入其實自為引詩亦全在彼字此字見神理緊照為之自懼著筆言之親地而

敢不矜念之吾自懼也吾亦以自警懼也君子曰詩云舉大雅惟

彼二國惟彼夏商一國其政不獲其君之政不得人心惟此四國惟此四方

諸侯爰究爰度究度皆謀也言四方諸侯皆懼而其

秦穆之謂矣言秦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修政也○衛甯武子來聘武

公與之宴文公為設宴禮為賦湛露及彤弓湛露形弓皆小雅詩

賦詩以賦詩以使行人私焉行人掌賓客之官魯人怪對曰

臣以為肄樂及之也臣以為樂工肄習樂歌自

昔諸侯朝正於王朝王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王設燕之禮

於是乎賦湛露於是乎歌則天子當陽陽

○樂首洛

下錫賈武子不祥  
綽有深意豈不曰  
湛露形弓何詩也  
乃取而歌於魯堂  
乎其曰肄樂及之  
諷亦婉而功矣

也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

行諸侯敵王所愾敵當也愾恨怒也言諸侯盡力而

獻其功功於天子王於是乎賜之彤弓彤弓赤色

同形矢百矢百而茲弓矢千弓十而矢千以覺報

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今陪臣

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來繼魯國之

聲好去君辱賜之魯君乃以此樂其敢于大禮何敢于

禮之大以自取戾以自取罪戾乎此解已所○冬成風

費為明也王使

經五年己亥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珠玉曰

文經五年

趙匡公穀皆云急  
之非禮也據禮會

左傳言本卷十一

頭礙止一人無行

爾若每事須一人

則器王朝之臣不

足以克喪禮之使

也

程端學小君者嫡

夫人之稱而妾母

稱之又私諡焉亂

禮甚矣

程頤天子以妾母

同嫡亂天理也故

不稱天聖人於此

尤謹其戒

高閔王念且賙又

來會葬矣拾天王

而謹事晉不得賤

而思見也

家致翁武王訪帝

王聖賢之後紹其

莊盛德事也周綱

傳五年

劉遂左氏曰禮也

非也禮廢子為君

為其母無服不敢

貳尊者也妾母稱

夫人王不能止而

又使公卿會葬何

禮之有

湯雖奄運書秦入

都楚滅八又滅蓼

西秦南楚馮陵中

夏吞噬弱小而無

心也晉襄之伯業

衰矣

補注哀哉傳於文

實車馬曰賙

○舍去聲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無傳及哭

葬我

小君王使召伯來會葬

至是再見貶也且文武之教

著於南雅莫急於君夫人也桓以少寡長成風以庶

亂嫡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褒賞之是以

天命施之天討也是

故皆不稱天○召邵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

卒

無傳倍公卒

昭公錫我立

傳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賙

召昭公來會葬

禮也

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命

禮也左氏以為母以子貴故曰禮

○初都叛楚

即秦

郡於楚也

成大人

仲歸帥師滅六

仲歸即子家

○冬楚公子

熒滅蓼

六蓼皆小國

滅文仲聞六與蓼滅

臯陶後

曰臯陶庭堅不祀

庭堅臯陶字言滅二國

忽諸

德之不建

能建立其明德

民之無援

又不能交結

哉

深傷

附錄

晉陽處父聘于衛

四年衛朝于晉

反聘

而過甯

道過晉

甯嬴從之

處父之為人而從

及温

而還

及晉之温邑

其妻問之

甯嬴之妻怪其

靡曰以

剛

言處父為人

商書曰

舉商書

沈漸剛克

沈漸猶滯

弱之人當以剛勝本性乃

高明柔克

高明猶亢爽也

得純全沈漸尚畫作沈潛

以柔勝其本

夫子壹之

處父純壹

其不沒乎

其不得

性乃得純全

於任剛

其不沒乎

善終乎

左傳

平林卷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五年錄載文仲語  
成七年錄李文子  
語昭子語皆見中  
國無伯而識者憂  
之  
俞寧世剛則待人  
迫恭則自治疎而  
揭禍原道德經不  
過也  
按尚書曰剛克柔  
克注曰勝本性即  
是氣質變化宋儒  
以前既有此說  
雁參且華云云此  
句尤是病帳所謂  
振也欲為得剛

天為剛德天秉純陽猶不于時猶不干犯四時之况  
在人乎况在人而可且華而不實且處父為人言過  
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則仇怨犯而聚怨犯則  
不實則不可以定身不能以先定其身余懼不獲其利  
我懼從處父不獲其成身之利而離其難離麗也言處父遇禍則我  
是以去之是以去處父恐為所累晉趙成子趙衰  
霍伯先且居中白季胥臣下  
皆卒四子皆死為六年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七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八

魯文公二

梅谿 林堯叟唐翁

文經六年  
與徵此亦行父欲  
迎婦於陳而請於  
君借聘禮以行前  
此魯陳未嘗有邦  
交也

經六年庚子春葬許僖公無夏季孫行父如陳行

季本晉自襄以後  
書葬者悼平昭頃  
皆甫三月不知其  
故豈其意在速定  
嗣君而遂以為常  
制歟

秋季孫行父如晉襄八月乙亥晉侯驪卒襄

高閔先書晉殺處  
父繼書射姑出奔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襄葬晉襄公襄

猶朝于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

閏月不告月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

猶射姑出奔狄射姑狐偃子賈季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處父侵官宜為國討故不言賈季殺

猶朝于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

閏月不告月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

猶射姑出奔射姑狐偃子賈季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處父侵官宜為國討故不言賈季殺

左傳平林卷二十八

奧田元繼句讀

則實殺處父之罪自著矣

杜謬春秋志文公廢告朔而猶朝廟是幸其禮不盡廢聖人愛禮之深意也

張天如宣子之賢本非射姑所及但處父奪其中軍以與之故人有黨於趙氏之議宣子其不幸而為處父之知哉

凌稚隆公羊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欲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處父出射姑人君以此語之射姑怒出刺處父於朝而走

按獄刑坊本誤作刑獄

補注傳見秦卒葬猶未見於經呂東萊霸以用夏變夷為良秦穆宋襄志於霸而以夷道行之宜其不終也穆也殉人襄也

傳六年○附錄春晉蒐于夷夷晉地前年四卿皆卒故治兵于夷以謀軍帥舍

二軍傳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

自溫往年聘衛過改蒐于董董晉地處父欲易中軍故改治兵于董易

中軍易以趙盾為中軍帥射姑佐之陽子即處父成季之屬也成季即趙衰處

故黨於趙氏故黨附於趙盾之父也且謂趙盾能

曰使能言任使才能之人為政國之利也此國家之利也是以上

之是以自中軍佐推宣子於是始為國政宣子趙盾

制事典制國事之典常正法罪正法罪之輕重辟獄刑理獄刑之淹滯

董逋逃督竄逃有罪之人由質要用質要契券之法治

舊淹治舊日淹穢不理本秩禮貴賤上下不失其本續常職廢

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宣子既有成法以授大傅陽子以成法授之

父時為大傅父時為大傅與大師賈佗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仕

使行諸晉國使行於晉國以為常法以為經常之法臧

文仲以陳衛之睦也臧文仲魯賢臣以陳衛二國相親相好欲求好於

陳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季文子即行父聘陳求好

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竟秦伯任好卒任好穆公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為殉殉從葬也秦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

皆秦之良也皆秦國善良之人也國人哀之秦國之人哀而惜之

音鉗殉音鉗及

平水卷二十八

用入

為之賦黃鳥

黃鳥秦國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良不然

君子曰

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

此言秦穆僅霸西戎而不為中國之盟主者宜也

死而棄民

善人者民之望也今殺之

先王違世

古之先王違棄

猶詒之法

猶作法以遺子孫

而況奪之善人乎

善人而況奪其

遺子孫乎

詩曰

瞻卬詩

人之云亡

人謂善人云亡死也

邦國殄

瘁

此邦國殄絕瘁病之兆也

無善人之謂

國無善人所以致殄絕瘁病之禍

若之何奪之

若之何有善人而奪之以為殉

古之王者

古之聖王知命之

不長

知有生必有死壽命之不可永長

是以並建聖哲

建立聖哲以司牧民哲知

樹之風聲

因土地風俗為立聲教之法

分之采物

以旌旗衣服分別其采章

著之語言

善言遺戒

為之律度

鐘律度量所以治曆

第增有佳字然在  
今則為常談

明陳之藝極

藝准也極中也開陳貢獻多少準則中

引之表儀

引道也表儀猶威儀也

予之法制

與天下以

嘉之法制

告之訓典

告天下以先王

教之防利

教天下

使毋失其土宜

使民由之無失其土地之所宜

眾隸賴之

眾隸賴之

而後即命

而後就

聖王同之

古先

今縱無法

今縱穆公

以遺後嗣

以遺後嗣之子

而又收其良以死

而又收奪其善

難以在上矣

難以

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不能復征討東

○復

秋季文子將聘于晉

行父已受命聘晉

使求

朱子論語注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如

元傳平林卷之二

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

黃正憲李文子專

執國政不能以禮

佐其君乃與叔相

繼出聘阿結疆援

故既書如陳又書

如晉所以著其私

交樹黨為三家權

竊之漸也

郭登桓文既沒齊

孝不能慕桓公之

烈致宋楚交爭而

晉襄能繼文公之

業戰殺以却秦敗

箕以翦狄伐許以

離楚一年之內三

強悉退亦可謂有

霸者之畧焉

穆文熙襄公已立

靈公為太子何得

更迎公子雍為謀

已姓所以不行至

於立靈公而敗秦

師尤宣子之大姓

也

補注報復作紓紆

緩也

李笠翁晉文公始

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求聘其人曰其從者將

焉用之言聘將安用遭喪之禮以行

古之善教也此乃古先

求而無之求用而無其禮實難

實難實難

八月乙亥

晉襄公卒靈公少襄公之子靈公年尚幼少

晉人以難故晉人

欲立長君立少君恐有難故欲立長君

趙

固子雍好善而置

事長則順子雍居長而君

立愛則

難故為國家禍難之故

故欲立長君所以欲

有此四

德者兼有此四德

難必抒矣必可以除

晉國之難

李曰射姑

不如立公子樂樂亦文公子

辰嬴嬖於二

君辰嬴即懷嬴秦伯所妻文公也

立其子謂公子樂

民必安之晉國之民

趙孟曰辰嬴賤言其

班在九人

君所君所

淫也是淫邪也

為先君子為文公

不能求大不能求

而而

出在小國而仕於陳

辟也是僻陋也

母淫辰

既既

子辟子樂

無威無威望可

陳小而遠陳國既小無

去去

晉又遠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無

既

子辟

又僻

無威

以服人

陳小而遠

去

晉又遠

義而為不終者矣  
經世鈔文公諸子  
俱適他國不知何  
故豈不畜焉公子  
之禁猶未除耶  
評苑文公正夫人  
文嬴也杜祁本班  
在二偏姑本班在  
三以偏姑生襄公  
為世子之故乃遜  
偏姑使居第一在  
己上也

經世鈔如必立長  
則莫過公子雍矣

援無黨援可將何安焉民將何以相安杜祁以君故杜祁

之後祁姓之女以襄讓偏姑而上之實生襄公故杜

祁讓偏姑使在己上以狄故狄之故讓李隗而已

次之以李隗是文公處狄時妻故班在四杜祁班位

讓偏姑李隗故復讓李隗使在己上是以文公而仕諸秦

而使子雍為亞卿焉亞卿次卿也言秦大而近秦大而

近於足以為援國之援母義杜祁能讓偏姑子愛

子雍有寵於文足以威民足以威服立之立以不亦

可乎言其使先蔑士會如秦先蔑士會也逆公子雍

雍干秦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賈季亦使入召公

趙孟使殺諸郟趙孟使人殺公子樂于○賈季怨陽

子之易其班也狐射姑本中軍帥而知其無援於晉

也而知處父少族多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

氏之族鞫居狐書曰晉殺其大夫經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卿共葬事文○十一月

丙寅晉殺續簡伯即續鞫居賈季奔狄晉殺續鞫

懼討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帑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

○史羊朱及駢夷之蒐在今賈季戮史駢戮誅也非

蒲賢反帑音奴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

中軍以事誅史駢史駢曰不可言不可殺吾

於士伯雖曰同寮季妻以報戮辱之怨賈季妻子吾

補注晉殺處父昔  
殺意恢據傳皆兩  
下相殺也左氏不  
知有筆削之旨義  
與事違

魏禧按漢之李陵  
以處置過甚成莫  
反之勢此論最有  
關係經國者不可  
不知也

孔尚典賈季奔狄  
宣子不送其帑彼  
將懷怨而盡狄人  
以亂晉故荀林父  
於士伯雖曰同寮

之誼亦以本國本夫知本國虛實不市恩以感其心是自樹敵於鄰國也賢君於去國之臣必先於其所往三年而後收田里此待臣之禮而即安國睦隣之至計也王荆石史駢不報賈氏之怨可謂有君子之風足為編心者戒

聞前志有之吾聞前古之書有之曰敵惠敵怨敵猶對也言有恩惠有怨讎與不在後嗣若在後嗣子孫則為非對非對是遷怒也夫子禮於賈季趙盾盡禮於賈季而送其妻子我以其寵報私怨宣子使我送帑是寵任我也我反因其寵任以報私怨人之寵以報私怨非勇也勇者不為也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介欲除怨宜子將非知也知者不為也以私害公以私怨害公何以事夫子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史駢盡具賈季之妻下及其家親帥扞之親帥士卒扞衛送致諸竟送至秋閏月不告朔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非禮也非禮也授人

賈季帑荀伯送先爭時恰有史駢送卿大夫各分黨矣此即三家分晉之斬也傳於私黨分

時之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時以作事順四時以事禮以厚生穀事不失時則年穀豐而民生厚生民之道凡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皆在閏間言其所關者重不告閏朔今輕閏月而不告朔棄時政也是棄時與國之政也何以為民為如字治也何以為治民之道經七年辛丑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無傳郛魯邑因伐邾師以城郛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令狐秦地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奔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侯敬辭也。晉於是始失霸也。○扈音戶。○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泣

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閻晉難也。○公因霸國有難而侵。○

三月甲戌取須句。○見經。○寘文公子焉。○邾文公子叛在

須句。○大非禮也。○絕大嘯之祀。以與鄰。○夏四月宋成

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成莊公孫友爲左師。○友自

樂濬爲司馬。○濬戴公。○鱗瞞爲司徒。○瞞桓公孫。○公子蕩

爲司城。○蕩桓公孫。以武公。○華御事爲司寇。○御事華元

昭公將去羣公子。○昭公畏羣公子。○之偏。故欲去之。

樂濬曰不可。○言不可去。○公族。○公之宗族。○公室之枝

葉也。○公室猶木之本根。○若去之。○去其枝葉。○則本根

無所庇廕矣。○則公室無所庇廕也。○廕音陰。○葛藟猶能

庇其本根。○葛之藟蔓繁滋者。猶能。○故君子以爲比。○謂

人取以喻九族。○兄。○況國君乎。○況國君而不。○此諺所謂

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八尺曰尋。○所以量木者也。○引

以伐之者。○必不可。○言公族必。○若其圖之。○君其改。○心

親之以德。○以德而。○皆股肱也。○則公族皆吾。○股

誰敢攜離。○不聽。○昭公不。○穆襄之族。○宋穆公襄公之

率國人以攻公。○先作亂。○以。○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

宮。○一子在公宮。○故。○六卿和公室。○右師等六卿使穆襄

爲亂兵所殺。○

而春秋書以宋人殺其大夫蓋非之矣

補注傳錄此語不

言其故且昭公未

即位而先欲去羣

公子殊不近人情

或是當時交構之

言或弑君者誣之

以證成其無道耳

史記宋世家成公

卒其弟禦殺世子

而自立國人殺禦

而立其少子杵臼

是爲昭公此蓋國

亂之由傳偶不能

陳傳良非禮也傳

穆文熙宋人無故

欲去羣公子甚爲

過舉所以致穆襄

之族率國人相政

聲下

稱妬婦之口耶豫之言雖是而昭公

心且見疑矣

王元美樂豫率有

此舍司馬以讓一

著則前日之諫非

固籠

蓋史畧之

陳傅良非其罪也

傳釋大夫恒書名

於是特不書名且

釋不以國討為文

今案不稱名說見

後八年

同上秦康公傳見

秦康公書及

經世鈔穆嬴大有

作畧

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弟樂豫以己之官遜之此以為和之道○舍

昭公卽位而葬音昂然後宋國復安昭公卽君位而葬成公書曰宋

人殺其大夫音昂經書不稱殺者及死者各衆也殺者衆故且

言非其罪也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各○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

晉迎子雍故曰送曰文公之入也在僖二十四年無衛送之故有

呂卻之難亦在僖二十四年難去聲乃多與之徒衛乃多與子

穆嬴曰抱太子以啼于朝穆嬴晉襄公夫人卽太子夷臯之母晉人逆公

子雍故夫人曰抱太子以啼于朝穆嬴晉襄公夫人卽太子夷臯之母晉人逆公

曰先君何罪公言先君襄公有何罪其嗣亦何

罪襄公之太子亦何罪舍適嗣不立不立○舍捨適嫡而外求

君乃求公子雍於秦而立之將焉寘此將寘此太子於何地○焉音煙出朝及出外朝

則抱以適趙氏穆嬴又抱太子以往宣子之家頓首於宣子頓首盡禮以告

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言先君襄公嘗奉太子夷臯而屬諸子而以

託諸宣子此曰字述襄公屬託之辭此子也言太子若長成而有才能吾

受子之賜則我受宣子之賜不亦若太子長成而不亦吾唯子之

怨則我亦惟怨宣子今君雖終今襄公雖已死言猶在耳屬

之言猶在耳屬而棄之以立公子雍若何如之何宣子

與諸大夫皆患穆嬴皆言穆嬴之言有理且畏偏且畏國人以

音必偏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初使先蔑逆子雍故言背

音必偏以禦秦師時秦以兵送子雍故言禦秦師箕鄭居守箕鄭將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守將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居守之責去聲下同趙盾將中軍為元帥○將先克佐之克先

陳傅良傳見晉趙盾書人

左傳評林卷十八

八



補注上言先蔑如秦又言皆先以禦秦師則將下軍非先蔑傳誤明矣杜氏先蔑前還亦非既前還皆秦無用奔秦其奔秦以不與立靈公爾楊升菴宣子此舉不義甚矣事已至此但宜委曲致不不得已之情則秦人未必戰即戰未必勝何得名其為寇潛師相襲自甘悖亂若此乎此盾所以有靈公之禍

子代狐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居宋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蔑射姑荀林父佐上軍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逆公子雍前還晉先都佐之佐下步招御戎步招晉大夫御戎車戎津晉大夫為車右晉人始以逆子雍出津為右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及董陰晉師行及晉地之董陰董音謹宣子曰我若受秦言秦送子雍若我受秦則賓也則當以待賓不受若不受秦寇也則當以治寇敵之法洽秦既不受矣今既不受秦而復緩師復緩於進師之至秦將生心必將生心謀害晉國先人有奪復浮去秦將生心秦若知晉已立靈公先人有奪人之心先發制人可也奪敵人之戰軍之善謀也此法之善逐寇如追逃驅逐寇賊如追逐軍之善政也此善政也訓卒教訓士卒卒尊入利兵堅利兵器秣馬秣穀飼馬

陳傅良不言敗經變文

穆文熙荀林父先見若此而先蔑弗聽貪慕新君不聽疆諫事敗奔秦所與言以士會鄙之而不與言經世鈔此識大體知事變之言然林父何以不告於議迎之日且不以告宣子而私告蔑林父為不忠矣林父

荀林父止之諫止蔑曰夫人太子猶在言穆嬴與靈公猶在而外求君而求公子此必不行此事必不可行子以疾辭使先蔑託疾若何此可如不然若不行將及禍將及攝卿以使大夫攝卿可也其亦可也何必子何必先同官為寮寮案吾嘗同寮傳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故言吾嘗同官為寮敢不盡心乎敢不盡心弗聽先蔑不從為賦板之三章大雅板詩其二

是有見識無力量  
人必之敗於此可  
以想見  
同上先蔑再弗聽  
只是貪迎立之功  
耳人無識而喜功  
名貪爵賞者往往  
如此士會不見意  
當在是  
同上若淺薄之夫  
則必憤其言之不  
聽而快之矣安得  
有此厚道乎  
呂祖謙士會不以  
同患而親蔑可也  
至于絕迹不見則  
矯枉過直矣

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  
又弗聽及先蔑  
忽況同察平○為去聲

荀伯盡送其帑荀伯即荀林父送先蔑之妻  
及其器帑音奴

用財賄於秦及先蔑之家具器用  
曰為同察故也財物貨賄以歸于秦

士伯即其人曰能入於國士會奔秦  
不見士伯且及三年

能見於此不能相見於此焉用之安用如此  
士季曰即吾

與之同罪言我與先蔑同非義之也言同罪故同奔

將何見焉何以見先蔑為此責先蔑為正卿  
及

歸士會歸晉遂不見遂不與先  
○狄侵我西鄙公使

告于晉公使使者以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鄆舒

時賈季奔在狄故趙宣子使人因  
賈季介紹以問勞鄆舒○鄆音豐且讓之且責讓鄆

魯鄆舒問於賈季鄆舒因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趙

盾父子孰最賢對曰賈季趙衰冬日之日也冬日趙盾夏日

之日也可畏○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經書諸侯晉侯立故也晉

公新立故公後至魯公後晉大夫故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

凡會諸侯凡公會不書所會侯及卿大夫後也以公后

後至不書其國後至則不書辟不敏也避不敏於會

自釋凡例之○穆伯娶于莒曰戴已已莒氏也生

文伯即穀其姊聲已戴已生惠叔即難戴已卒戴已

又見十五年十七

孫鑿語精隋意尤

深妙

按上月曆日下日

天日

王元美夏日最剛

猛盾似之宜有斷

決矣乃於子雍夷

鼻之立何其變棋

年魏禮立君得失此

皆可鑒凡君死主

幼大臣易於爭權

必始於持異議况

廢立未定尤禍本

所伏當國者宜十

分著意

附見避猶言隱諱

也

吳徵魯臣每欲娶

婦必請於君行聘

會之禮假公事以

遂其私君之無政

臣之無禮也况教

代弟逆名尤不正

卒以淫奔禽獸之

行也

湛若水言以弱小

之國見伐於徐公

孫教如盟以救之

似禮矣而救之意

不在於救莒因盟

首以為迎娶之地

假公以圖私濟邪

又聘于莒又欲聘莒女為妻莒人以聲已辭莒人辭以戴已

尚在當則為襄仲聘焉襄仲即公子遂公孫敖從父昆弟也為襄仲聘莒女為妻

○為去冬徐伐莒有鐘鼓莒人來請盟莒見伐於徐故欲求

援於穆伯如莒蒞盟公孫敖臨盟於莒且為仲逆因臨盟為襄仲逆女

及鄆陵逆女歸及莒邑鄆陵登城見之穆伯因登鄆城而見莒女美有美色

自為娶之自娶莒女不以歸仲仲請攻之襄仲請以兵攻公孫敖公將許

之文公將許襄仲叔仲惠伯諫惠伯叔牙孫諫文公曰臣聞之以臣聞兵

作之起於內為亂於國家之內則為內亂於外為寇於邊

鄙之外則寇猶及人於他人亂自及也亂則自及也今臣

作亂今襄仲作亂而君不禁而文公不之禁以啓寇

之魯國有亂則將若之何君將如何公止之文公從惠

之伯開寇讎之心惠伯成之惠伯為襄仲穆使仲舍之使襄仲舍莒

之伯二子結平公孫敖還復為兄弟如初襄仲穆伯復為兄弟

捨如初時公孫敖反之其女於莒復為兄弟如初襄仲穆伯

去聲又音服從之襄仲穆伯皆從其請晉卻缺言於趙宣

子趙盾為政故卻缺進言於趙盾曰日衛不睦日往日也言往日故

取其地元年疆戚田今已睦矣今已親睦可以歸之可以

之地衛服而叛而不討衛叛而不能討何以示威何以示威於諸侯服而不

柔不能安何以示懷何以示懷於諸侯非威非懷非討叛之威非柔服

何以示德何以示德於諸侯無德無威懷之德何以主盟何以主盟於諸侯

盟侯之子為正卿宣子為中軍帥故曰正卿以主諸侯以主諸侯之盟而不

之他日遂歸衛田宜其能主盟於諸侯也

穆文熙此論深得懷遠之畧宣子悅

元傳詩林卷十八

務德而不以威懷諸侯之德為先務將若之何將如諸侯何夏書曰舉書大禹

戒之用休休美也人有美德則以休美警戒之使有無窮之休美董督之用威

董督也人有罪過則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復以九叙之歌勸勉

皆皆可歌也皆可使歌詠謂之九歌九功之德凡九功之德謂六府三事

九功此釋九功之義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水火金木土穀六者天之

謂之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三者國之政事也正民之德使無偏而無黨利民之用使求得而欲

從厚民之生使家給義而行之六府三事皆合謂之

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義無禮不樂若無禮以

制財用厚民生民則民不樂所由叛也此民所由以不服也若吾子之德

若宣子一語蓋人常情強睦者歌吾子乎何不歸衛侵田使諸侯之睦宣子說

睦者歌吾子乎於晉者歌詠吾子之德也宣子說

睦者歌吾子乎於晉者歌詠吾子之德也宣子說

睦者歌吾子乎於晉者歌詠吾子之德也宣子說

睦者歌吾子乎於晉者歌詠吾子之德也宣子說

睦者歌吾子乎於晉者歌詠吾子之德也宣子說

睦者歌吾子乎於晉者歌詠吾子之德也宣子說

睦者歌吾子乎於晉者歌詠吾子之德也宣子說

睦者歌吾子乎於晉者歌詠吾子之德也宣子說

睦者歌吾子乎於晉者歌詠吾子之德也宣子說

睦者歌吾子乎於晉者歌詠吾子之德也宣子說

睦者歌吾子乎於晉者歌詠吾子之德也宣子說

王元美睦是一篇大音而歌則從睦生也

徐文長此章收功全在睦者歌吾子一語蓋人常情強

任公輔晉魯之用事者會盟政在大夫矣高閔衡雍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也夫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盾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於王畿之內惡莫大焉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

王崩襄王崩子頃王立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

于衡雍衡雍鄭地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鄭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公

宋司城來奔蕩意諸也諸皆昭公之黨

傳說彙纂不至而復經文甚明孫氏以為中道而返者得之諸家謂受命不行者非也若果不行聖人何難據實以書之乎

陳傅良虎牢之竟終元年疆戚田傳且言晉利諸侯之地

同上報令狐自是秦晉再交兵不書故十年書秦伐晉盾葉清臣珍之也遂本以一事出故以壬午盟趙盾乙酉盟雜戎相去四日竟有一事再見自應國家者專之可也

八年○附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解揚

夫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田皆見元年○解音蟹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係致之以還衛也○復去聲壻音細俗作婚

自申至于虎牢之竟申虎牢皆鄭邑蓋此地皆公壻池之封也○附夏秦

人伐晉有鐘鼓取武城晉邑以報令狐之後令狐後在七年○

秋襄王崩為公孫敖○晉人以扈之盟來討扈魯後

報扈之盟也以扈盟後至故遂會伊維之戎伊維

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大夫出

○穆伯如周弔喪弔襄王之喪不至

去疾何珍之云使不至以幣奔莒幣奔莒以弔周之從已氏焉從前年還莒之

經與其遂事則當京師幣奔莒○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宋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女

昭公不禮焉不禮事其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夫人即宋襄

皆戴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

印皆昭公之黨也三子皆昭公黨司馬握節以死司馬即公

之符信也握節以死示不廢命故書以官釋經書司城蕩意諸來奔

意諸公子蕩之孫皆昭公黨詳見十六年效節於府人而出致司城之節於府人而出

亦示不敢公以其官逆之卿違從大夫之位公賢廢命苟出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皆

復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亦書以官司城皆貴之

也皆以司馬司城為可貴也○附夷之蒐在六年晉侯將登箕鄭父

以殺印故亦書人

張滄司城司空也  
宋以武公名司空

諱之曰司城

陳傳良傳釋凡奔

皆譏也於是特書

官劉氏曰握節而

死亦大臣常事故

節而出自求免罪

而已未見可貴之

實案周官唯守邦

國都鄙及出使有

節六卿居官者未

聞其有節也啖氏

曰傳言此二人不

失節致誤節義為

符節如孔父義形

於色而誤為女色

也今案左氏不知

宋大夫不名而書

官乃夫子特筆見

書司城則曰以其

官逆之見書司馬

則曰其官皆從不

能皆從不能闕疑

而妄釋書法故其

陋至此

楊升菴先克議動

當矣卒以奪田見

殺衆怒固難犯哉

高閔公孫殺既不

至京師魯遂不共

天子之喪故毛伯

於是來求金也家

宰秉國之均豈可

以用度之闕而下

求於諸侯乎

汪克寬文姜享齊

侯者一會者五如

齊者三如齊師者

先都晉襄公將升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而使

為中軍將佐先克曰先克諫狐趙之勲狐偃趙衰有

不可廢也言其子孫從之六年以狐射姑趙先克奪

蒯得田于董陰先克中軍佐七年禦秦師于董陰以

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傳著五人作

明年殺先

經九年癸卯春毛伯來求金來求止此自是魯雖

夫人姜氏如齊無傳歸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六年公子遂葬襄王公今年得晉人殺

其大夫先都下軍佐也以作三月夫人姜氏至自

齊無傳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

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

許人救鄭夏狄侵齊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

以動為冬楚子使椒來聘楚君臣始秦人來歸

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葬曹共公無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作乙丑

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作亂故也梁益毛伯衛來求

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不書王命不書王命未葬也襄

未葬也故也二月莊叔如周莊叔即葬襄王見經三月

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蒯得不范山言於

齊無傳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

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

許人救鄭夏狄侵齊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

以動為冬楚子使椒來聘楚君臣始秦人來歸

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葬曹共公無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作乙丑

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作亂故也梁益毛伯衛來求

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不書王命不書王命未葬也襄

未葬也故也二月莊叔如周莊叔即葬襄王見經三月

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蒯得不范山言於

齊無傳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

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

許人救鄭夏狄侵齊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

以動為冬楚子使椒來聘楚君臣始秦人來歸

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葬曹共公無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作乙丑

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作亂故也梁益毛伯衛來求

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不書王命不書王命未葬也襄

未葬也故也二月莊叔如周莊叔即葬襄王見經三月

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蒯得不范山言於

齊無傳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

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

許人救鄭夏狄侵齊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

以動為冬楚子使椒來聘楚君臣始秦人來歸

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葬曹共公無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作乙丑

一如莒者二皆淫

天倫泯滅人欲肆

行不可以言至也

任公輔前此百餘

年未有書地震者

而自此至哀公書

地震者五地道以

靜為體安以承天

者也逆其常理而

不得節焉則震而

不安其所承矣於

此見諸侯變而不

承諸侯之象也

李卓吾晉遂不競

而楚莊霸也此春

秋志楚莊霸事之

始

孫復楚復疆也楚

自城濮之役不敢

加兵於鄭今伐鄭

者晉文既死霸國

不振故也

陸淳公羊云椒者

何楚大夫也楚無

楚子范山楚大夫進曰晉君少時晉靈公幼不在諸

侯志不在於諸侯言於楚穆王北方可圖也楚居南方故言北楚子師于

狼淵以伐鄭楚子陳師狼淵以為伐囚公子堅公子

危及樂耳三子鄭大夫生獲鄭及楚平鄭以三子被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釋

不及楚師時楚師已還故卿不書不書諸緩也大夫名

以懲不恪以懲諸大夫奉命附夏楚侵陳錄

克壺丘陳邑以其服於晉也以陳服附秋楚

公子朱自東夷伐陳公子朱陳人敗之陳人敗于獲

公子茂獲楚公子茂陳懼以少勝乃及楚平懼楚來

冬楚子越椒來聘子越

叔仲惠伯曰惠伯見椒

是必滅若敖氏之宗椒若敖之後故知傲其先君

神弗福也鬼神害盈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

禮也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

諸侯相弔賀也諸侯之講相雖不

苟有禮焉苟有禮書也書之以以無

忘舊好垂示子孫以無忘相

十年甲辰春王二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夏秦伐

魯之儀亦遠交近

攻之意因繇成風

不可無繇公婦人

李笠翁秦欲伐晉

夫死從子先信公而後成風自是史文之體賞然張洽是時秦楚交病列國秦欲伐晉而歸祿於魯猶楚叙圖北方而來聘也

同上文仲魯之名大夫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莊公末與聞國政而四十餘年聞魯政多疵文公尤甚趙匡公及之也不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盟陸淳畿內諸侯皆曰子殷制已然箕

晉狄秦也楚之霸秦之力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為之也又二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子西也謀殺君故書名○自

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

與魯盟親諸侯也○女音汝○冬狄侵宋無傳○楚子

蔡侯次于厥貉厥貉地名闕書次于郎以見楚之圖霸而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秦邑○夏秦伯伐晉取

北徵北徵晉邑報少梁也○初楚范巫鬲似先時楚

謂成王與子玉子西告二人禍福曰三君皆

將強死言三君皆將不得壽終○城濮之役在僖二王思之

故使止子玉故使人止子玉曰毋死時子玉新

縣絕子西亦自經縣繩偶王使適至成王之使者適

遂止之傳言子西所以不使為商公商楚邑楚僭王其縣尹

汧漢順流汧漢水汧江逆流汧江將入郢郢楚都王在

渚宮成王時在渚宮小洲曰渚下見之成王下而見子西懼而辭子西倉卒見王

而懼以曰臣免於死言臣幸免於城濮之死又有讒言又有讒

謂臣將逃謂子西將逃奔他國臣歸死於司敗也司敗即楚司寇之官子西

王使為工尹成王念其言使子西為掌百工之官又與子家

謀弒穆王子西作亂穆王聞之其謀五月殺鬬宜

謀弒穆王子西作亂穆王聞之其謀五月殺鬬宜

謀弒穆王子西作亂穆王聞之其謀五月殺鬬宜

謀弒穆王子西作亂穆王聞之其謀五月殺鬬宜

子微子是也周因成王之思范巫強死之言故使止子玉

內諸侯也藉子劉子單子尹子是也家鉉翁是役也宋鄭陳蔡皆從宋鄭陳預會不預次也預會從也預次同惡也

孫覺以其易世相讎交攻不已故不稱其人但曰秦以黜之

鍾伯敬商臣弒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越十年而乃謀殺其義不足稱也然其謀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以其



當受今將之謀而以國殺大夫為文其意深矣

按水經江水東逕江陵縣註云春秋之渚官矣漢景帝

二年改為江陵縣劉敞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宜

申之罪奈何宜甲之為人臣也出則亡其眾處則亂其命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王葆不書公譏與王臣盟也襄王喪葬公未嘗往頃王既立公又不朝乃及王臣為不相信之盟臣子之義安

在哉杜預序楚子於蔡侯之上者蔡與楚比周欲同力伐宋故序於楚下以疾其受制於楚所以示譏也既譏之又書其爵者序言蔡侯以罪其人也既言蔡侯則不可言楚人矣

比評此篇以聽命違命作眼目前兩弱字後兩疆字作昭應若宋公者所謂既不能強入又不能弱也其見圍宜哉

附見兩甄猶兩翼陣名也

申及仲歸宜申即子西仲歸即子家以其謀弑王故○秋七月及蘇子盟

于女栗傳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頃王立故也頃王新立故與

盟○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陳共公鄭穆公會楚穆王于息冬遂及

蔡侯次于厥貉厥貉之會陳侯鄭伯宋公麋子皆與而經只書蔡侯者宋鄭執卑苟免為

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麋子耻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將

以伐宋將以諸侯伐宋宋華御事曰御事華元父楚欲弱我也言楚

欲伐宋以先為之弱乎先為之弱以服楚乎何必使誘我時楚欲誘宋為弱也

呼宋共戰故言我實不能我實不能能敵楚民何罪宋國之民何罪而民

乃逆楚子宋公從其言乃迎楚穆王勞勞師去聲且聽命且聽楚進止之

遂道以田孟諸遂開道楚子以田獵于宋孟諸之大藪○道音導宋公為

左孟孟田獵陳名宋昭公從楚服役故為左孟鄭伯為左孟鄭穆公亦從楚服役故為

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也為右司馬之官子朱及

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子朱無畏皆楚大夫為左司馬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

則右司馬一命夙駕載燧命諸侯從田者早駕馬於人當中央命夙駕載燧命諸侯從田者早駕馬於車載燧以備取火之用

宋公違命不夙駕無畏扶其僕以徇扶捷也僕御也無畏為司馬

宋昭公之御者以徇于諸侯或謂子舟無畏為司馬曰國君

不可戮也言宋公乃國君之尊宜不可加以刑戮子舟曰無畏答當官

而行言當官而行刑罰何疆之有不當以宋君為疆而避之也詩曰舉大

剛亦不吐剛謂強禦也言雖遇強禦亦不吐而出柔亦不茹柔謂饒寡也言雖遇饒寡亦不茹而食之毋縱詭隨又舉大雅民勞詩言詭人隨人無正心者當禁戢之毋使

補注陳氏曰凡逃夷狄不書今案麋屬楚小國雖逃史不書

縱以謹罔極謹斂束之象則可是亦非辟疆也此兩詩之意皆非見強禦而避之也○辟音避楚之官事乎為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厥貉之會麋子逃歸麋子敢愛死以亂官采言我豈敢愛惜一身之外以亂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八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增補合注楚侵伐書詩始此蓋聖人

悼中國無盟主故不以夷狄待之

杜謬自文公之後大夫擅相為會者

多矣春秋詳而志

李廉魯聘宋者八始於此年

趙匡穀梁云以衆焉言之也若如所

說當云敗長狄于鹹今直云狄則舉

魯文公三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九

經十有一年乙巳春楚子伐麋楚書君將於是始自是楚師必圍滅而後

○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

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鹹音咸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麋討前年逃麋貉之會成大心敗麋師于

防渚成大心即大孫伯子潘崇復伐麋潘崇楚大師復以楚師伐

麋復至于錫穴錫穴麋地麋未服故○夏叔仲惠

去聲

狄軍總敗耳  
傳十一年

補注不書敗說在  
隱四年

汪克寬晉欲謀貳  
國而使次卿為會

魯亦不遣執政而  
使惠伯往其謀之

不遠而不足以卻  
楚方張之勢審矣

補注即位而來見  
傳見諸侯喪畢不

朝京師而朝大國  
陳傅良凡大夫奔

復之皆不書杜說  
非是

補注伐我不書以  
敗之為義也

伯會晉卻缺于承筐

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

即位而來見也

曹文公九年即位故

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八年意諸來奔故

賀楚師之不害也

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

侵齊鄭驩北方長狄國各漆姓防風之後在夏為防

遂伐我自齊來公上使叔孫得臣追之

得臣追而殺吉得吉侯叔夏御莊叔御戎車莊叔綿房

甥為右為車富父終甥駟乘駟乘四人共車冬十月甲午敗

狄于鹹得臣敗獲長狄僑如僑如鄭滿國之君蓋長三富

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搯猶衝也蓋終甥以戈殺之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僑如骨節

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二子因初宋武公

之世在春秋前鄭驩伐宋亦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

為右為車司寇牛父駟乘駟乘四人共車以敗狄于

長丘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緣斯僑皇父之二子死焉

使食其征使班食關謂之彤門以班之姓名其

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潞而

傳說彙纂左傳先

言敗狄于鹹後言

獲長狄僑如蓋以

長狄為狄中一人

非以長狄為國號

也胡傳用劉敞正

名之說駁之似未

得傳意公穀亦因

左氏之意而推行

之耳其言雖怪必

有所受

補注言搯其喉以

戈殺之則其人之

長六尺之戈所可



宮東萊按太子嗣位未逾年尚稱子

寧有身未嗣位以

邑出奔及子之以

君之尊稱者哉左

氏云太子者以其

詞位日淺或稱為

太子而左氏遂誤

以為出奔也至謂

以諸侯禮逆之而

謂之師伯鑿矣

陳傅良尊諸侯也

傳釋書法與邦庶

其三叛臣異珍案

此史文也左氏既

不能別自學者又

不知有辭從主人

之義遂誤傳為妄

過矣

補注叔姬不安於

杞假歸寧以反故

杞伯來請而後絕

經不書始嫁與來

寧法與鄆季姬同

季本滕自宣公見

執於宋而從之二

十六年矣昭公嗣

立復朝魯宋亂不

暇爭也

昏不絕昏立其姊以為夫公許之魯公從二月叔姬

卒不言杞不書杞絕也既許其絕書叔姬書子叔

非女也女未嫁而楚令尹大孫伯卒大孫伯即成

成嘉為令尹若敖曾孫子羣舒叛楚羣舒舒庸

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

秋滕昭公來朝滕子亦始朝公也公即位亦秦伯

使西乞術來聘經書且言將伐晉且告將用襄仲辭

玉魯以秦將伐曰君不忘先君之好言秦君不忘魯

照臨魯國言其光寵魯國鎮撫其社稷鎮安撫

重之以大器大器圭璋也重之以寡君敢辭玉

不足辭也不足辭主人主人三辭主人即襄仲賓答賓

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徼要也魯

言願事魯君以徼求周不腆先君之敝器出聘必告

公伯禽之福微音澆不腆先君之敝器廟故稱先

君之敝器下臣西乞術自稱不敢以為

瑞節信言以為圭璋質要結好命要約交結一國交

好去聲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結

魯二國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言秦

其能國采其能以具國無陋矣秦國無僻厚

之君其能國采國無陋矣秦國無僻厚

賄之賄贈送也厚西秦為令狐之役故令狐役在

乞術贈送之禮七年秦為令狐之役故七年

乞術贈送之禮七年秦為令狐之役故七年

乞術贈送之禮七年秦為令狐之役故七年

乞術贈送之禮七年秦為令狐之役故七年

乞術贈送之禮七年秦為令狐之役故七年

乞術贈送之禮七年秦為令狐之役故七年

乞術贈送之禮七年秦為令狐之役故七年

傳錄賓主辭令以見秦人之進於禮也杜說非

經世鈔令狐之役晉最無入理故八年秦伐晉取武城

晉猶不自省取武梁以報之秦復伐晉取北徵晉不敢

報而今又伐晉取羈馬蓋秦之憤恨獨深也

陳傳良傳言秦伯晉趙盾見書入王元美傳稱隨武

子之德甚盛然其奔秦也避罪而已軍旅之事尋勿與

知可也遠以國情

能久言秦兵不請深壘固軍以待之

從之晉人從更秦人欲戰秦人坐困故秦

伯謂士會晉士會七年奔秦曰若何而戰

對曰會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乃趙盾之屬大

必實為此謀必史駢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

將使秦師疲困而老趙

有側室曰窵趙氏有側室之子名窵趙夙之

壻也穿娶晉君之女有寵而弱君壻故有寵

不在軍事未嘗涉好勇而狂而輕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

知軍事若使輕者肆焉肆暫往而退也

居己之上惡去聲其可則激怒趙穿

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退○輕去聲勝十一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

秦從士質信禱河求勝

以輕兵掩襲趙穿追之

上軍不動趙穿不及秦兵速

不及反趙穿怒曰裹糧坐甲

裹糧包裹糧食也坐甲戰士被甲不得復

也○裹首裹固敵是求而與之戰敵至不擊

今秦掩而不擊將何俟焉

將復何軍吏曰趙穿將有待也

輸之為籌畫焉此其觀公山不狃尚遠不逮何德之有經世鈔凡軍內有勛戚懿親寵臣最是敗事

按詩大雅是伐是肆鄭箋肆犯突也疏為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精華錄訓纂兵法有立陳有坐陳見尉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是被甲坐陳也杜預于桓十年訓坐為守不通於古義也張天如晉主夏盟而君幼國偷軍謀出擊

不一其始見於河軍不動者將待秦可擊而擊之

穿曰我不知謀趙穿言我不知此謀將獨出將

經世鈔戰謀未定以一穿而皆出不慮喪師尋國可乎

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穿乃自以其屬兵出戰宣子曰即趙秦獲穿

然獲卿之言又似其軍謀者宜何如

也言趙穿輕出將為秦獲獲一卿矣時趙穿為卿故言獲一卿矣秦以勝歸秦獲趙穿是以勝歸我何以報我何以報秦乃皆出戰於是三軍皆出與秦接戰交綏司馬

其智相當胥甲趙穿庸悍不足錄矣

戰期約曰兩軍之士言秦晉兩軍之戰士皆未慙也皆未有所慙○慙

諱友夏士會史駢我將遁矣秦兵將遁薄諸河時秦兵已在河東故欲以兵追秦乘夜渡

其智相當胥甲趙穿庸悍不足錄矣

經世鈔穿出而皆戰穿呼而皆止宣門大呼呼夫聲曰死傷未收而棄之言晉兵方戰有死傷

子之帥為無紀矣其不為荀林父之敗師者幸耳

不待明日約戰之期無勇也是無恩惠以結人心不待期而薄人於險晉以謀而迫秦於濟河之險乃止泄遂止

秦師夜遁秦師果乘夜逃去如史駢所料復侵晉入瑕秦復乘勢侵晉

入晉瑕邑入晉瑕邑○城諸及鄆見經書時也得城築之時

卒共公卒子靈○邾子蘧蔭卒文公卒子定公獲且立○蘧音渠蔭音除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大室屋壞大廟之室○大

文經十三年

陳岳凡早為災多擊於夏竟夏不雨則為災如僖三年

事其六月雨則旱不竟夏不為災斯書

正月不雨至秋七月夏在中為災可傳音太同。知苟亦曰夏大旱則嫌連春秋不雨苟備責三時不雨更曰大旱則文繁矣。

按大室公羊專說彙纂等作世室程子云觀春秋中女公事宗廟最為不謹遂有世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傳十三年鍾伯敬晉得復還士會一著以是稍免秦患同上李斯諫逐客即此意。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谷音太○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

會公于棗棗鄭地楚次厥貉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會公公還自晉鄭伯會公諸夏之懼甚矣○棗音吹又音匪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詹嘉晉大夫晉侯賜以瑕邑使處其邑

以守桃林之塞塞關也守桃林之關塞以備秦也桃林即童關○塞去聲○錄晉

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以前年士會為秦畫計故患秦用之夏六卿相

見於諸浮諸浮晉地晉之六卿相見於此以謀晉故趙宣子曰趙宣子謂六卿曰

隨會在秦隨會即士會七年奔秦賈季在狄賈季即狐射姑六年奔狄難日

至矣言一人謀害晉國今秦狄之患難且至矣○難去聲若之何問今當何策以待之中

行桓子曰即荀林父傳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行抗請復賈季召賈季而復能外事言賈季能任且由舊勳且用勳舊之其位

郤成子曰即郤缺賈季亂言賈季嘗作亂於晉國且罪大

殺陽殺陽不如隨會會而復之能賤而有恥能處卑賤而有廉恥之心

柔而不犯雖若柔順而不其知足使也其智謀足以備國家之任

使且無罪且其奔秦以迎子乃使魏壽餘偽以魏知智

叛者魏壽餘畢萬之後守魏以誘士會實欲以誘士會使夜逸

魏而執其帑於晉執壽餘之妻子於晉國○帑奴使夜逸壽餘夜走

請自歸於秦壽餘請以私邑自歸降於秦秦伯許之秦康公許履

士會之足於朝履躡也躡士會之足於秦朝使知已意而行秦伯師于河

經世鈔人臣當國用心如此當與復椒舉同看

同上秦晉交兵時通信使遂不能得意而須為叛以履定耶



魏禮當是先已通謀臨事更履足耳西秦康公陳師于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壽餘曰

激穿入瑕要晉此謝文洙士會前以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請舊是東

又以此要秦此要心巧明明說出吾與之先告喻有司使降秦

不懼秦伯見疑只是怒得秦伯真使士會秦康公乃使士會辭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

毛晉晉言譎秦自性暴不可測若背其言若反背其言不以魏臣死

量出桓文之上恐非穆公時妻子為戮必被誅戮無益於君於秦君

穆文惡晉招士會不計其為秦畫策不可悔也追悔亦秦伯曰若背其言秦康公言若

詐謀還晉均為善事統朝贈鞭想見所不歸爾帑者所不歸爾帑累有如河蓋康公指

其奇魏人鼓譟又何踴躍也乃行士會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繞朝秦大夫

經世鈔言晉人無授士會馬櫪並示已所策曰子無謂秦無人言士會

信恐不降而挾我謂秦國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我之謀秦君適然不信

之言則必為所殺而魏不降則秦又既濟士會既魏人譟而還魏人喜得士會鼓秦人歸

將誅吾妻子此無補益於秦之事舊其帑秦康公不肯指河之其處者為劉氏其處秦不

湯睡菴士會已知胤故士會別族復累之姓邾文公上遷于繹邾邾

壽餘之計但妻子在秦恐皆約歸晉史曰邾大史掌利於民而不利於

秦必殺其妻子故偽辭不行以探秦邾子曰苟利於民言遷都苟孤

伯之心而秦伯信之以為實然故墮之利也是乃君天生民而樹之君天生萬民而樹立

其計孫鑣用修謂策是以利之也蓋欲使之民既利矣令民既得孤必與焉

書札近是經世鈔示覺其情左右曰文公左右之命可長也言不遷

而已謀適不用是助談之詞觀贈策君何弗為君何不為邾子曰命在養民言

情況可見  
補注陶唐氏之後

為劉累累後為晉  
范氏士氏見襄二

十四年昭二十九  
年傳及晉語

丘維屏傳此語為  
范氏無後於晉言

按或謂其處者一  
句後人補之亦似

是  
顧九疇壽餘士會

之計皆奇然恐出  
自六卿也史稱三

晉多推變之士信  
矣

陳傅良凡自遷其  
國都不書

經世鈔文公之卒

家之命在於養育民人  
民死之短長壽數之時也  
各有

其民苟利矣今既可以遷也遷都吉莫如之左右以

命為言文公以萬民之命為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遂

長不可如何萬民之命傳世無窮故曰吉莫如之

謂邾文公知天命之在民不秋七月大室之屋壞

見經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頽○冬公如晉朝

文公如晉且尋盟尋八年衛衛侯會公于沓衛成公

路為會請平于晉衛貳于楚畏晉公還公自鄭伯會

于沓鄭穆公要公歸亦請平于晉晉故因公請平

公皆成之文公皆為衛鄭伯與公宴于棗鄭穆公為

子家賦鴻雁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小雅鴻雁

數當盡耳豈不遷言鄭國寡弱欲使李夫子曰寡君未免於此

以為知命亦須君言亦同有文子賦四月詩義取行役踰子

子方識得若庸俗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詩義取行役踰子

家賦載馳之四章鄭風載馳詩四章義取小文子賦

采薇之四章小雅采薇詩取其豈敢定居一鄭伯拜

謝公公答拜成相拜

經十有四年戊申是年周頃王崩子匡王春王正

月公至自晉無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

邾昭公卒六月公會宋

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

縣絕如兩人也或

魏禧達識明論千

古可師文公即用

鄧子于社者何其

左傳卷之九

左傳卷之九

謂此等人左氏以知命許之甚誤豈知命許之甚誤豈

邾弱求強令之而不能違抑其後有書之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冬單伯如齊

○宋子哀來奔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城新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星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

○公至自會無傳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商人弒舍自立是為懿公舍未踰年稱君者正商人

○宋子哀來奔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書字 ○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諸侯無執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齊人執單伯王使之義

謂此等人左氏以知命許之甚誤豈

邾弱求強令之而不能違抑其後有書之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冬單伯如齊

○宋子哀來奔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單伯

竟或未踰竟皆書地

孫復善未踰年稱君者孔子疾亂臣賊子之甚嫌未踰年與成君異也故誅一公子商人為萬世戒

張滄單伯自莊元年至今已八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故

補注頃王崩葬不書說見莊十六年傳知史有不赴不書之例遂援王孫爭政事以實之非也

賈禮於大國亦為須句政而脩怨耳家鉉翁是歲頃王崩以不赴而不臨不賻不奔春秋不書者天下諸侯之無王也楊升菴此與宋鮑之饋詒陳氏之家量貸而公量收意同程頤六月同盟于新城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楚也劉歆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剛記故當之也斗七星

左傳評本卷一十九

立定公元妃所生捷菑奔晉捷菑晉女所生故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晉趙盾合諸侯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從楚者宋陳鄭皆服于晉且謀邾也謀納捷菑○附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商人既弑舍而以君位遜其兄公子元元曰元商人兄爾求之久矣言汝求立為君非一日矣我能事爾元自言我能事商人為君爾不可使多蓄憾不可使汝不得為君而多蓄憾恨將免我乎言若我為君將復弑我爾為之汝自為之○有星孛入于北斗見經周內史叔服曰叔服不出七年自此以往宋齊晉之君言三國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義固非末學所詳言○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六月同盟于新城晉趙盾合諸侯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從楚者宋陳鄭皆服于晉且謀邾也謀納捷菑○附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商人既弑舍而以君位遜其兄公子元元曰元商人兄爾求之久矣言汝求立為君非一日矣我能事爾元自言我能事商人為君爾不可使多蓄憾不可使汝不得為君而多蓄憾恨將免我乎言若我為君將復弑我爾為之汝自為之○有星孛入于北斗見經周內史叔服曰叔服不出七年自此以往宋齊晉之君言三國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義固非末學所詳言○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有星孛入于北斗見經周內史叔服曰叔服不出七年自此以往宋齊晉之君言三國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義固非末學所詳言○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

王叛王孫蘇王匡王也王不與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

而復之趙盾乃平王室而復使周公與王孫蘇和親○附錄楚莊王立穆王

子孔潘崇將襲群舒掩襲羣舒之不備使公子燮

與子儀守使之一子守國而伐舒蓼即羣舒○二子作

亂公子燮子儀儀作亂城郢先築楚所都之郢城而使賊殺子孔而使賊殺令尹

左傳評本卷一十九

故曰不出七年

按周內史叔服曰

成不克而還不能殺子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國語曰

注言但史服能知

幼弱子儀為師公子變為傅如此

將如商密將往楚

錢牧齋宣子置君

廬戢黎及叔麋誘之廬楚邑戢黎廬大夫叔麋其

廬戢黎及叔麋誘之廬楚邑戢黎廬大夫叔麋其

夷舉之際竟先後

音遂殺闞克及公子燹闞克即子儀廬戢

初闞克囚秦為

其筆無遺策過矣

于秦在傳二秦有敬之敗在傳二

而使歸求成秦為

陳傳良傳於齊糾

敗故使闞克歸闞克即子儀廬戢

公子燹求令秦楚既平

小白陽生郊捷蓄

尹而不得公子燹求為楚令

故二子作亂傳言二子

莒去疾皆見不書

穆伯之從己氏也在八年

魯人立文伯穆伯之

奔譏不在奔故

穆伯生二子於莒穆伯奔莒

而求復而求歸

陳岳文六年趙盾

為請其子穀襄仲使無朝襄仲與穆伯爭妻者使穆

文伯以伯復國而無朝於君不得

將中軍持國政卻

聽命穆伯急於復國故

復而不出既復國

克宣十七年左代

入終寢二年而盡室以復適莒

曰穀之子弱稱

士會將中軍則納

於家復文伯疾而請及文伯疾病而

曰穀之子弱稱

捷蓄乃宣子明矣

名曰穀之子年尚請立難也請立難為孟氏後

許之難穀弟○難音那

按王士禎池北偶

求復穆伯請納車賂惠叔以為請穆伯之子難

許之為其父請命

談云左傳奇文以

魯公將來九月卒于齊

告喪使來魯

王叛王孫繇是也

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穆伯至

告喪使來魯

使一人告晉以周

葬請以卿弗許

宋高哀為蕭封人蕭宋附庸

公之理直

葬請以卿弗許

宋高哀為蕭封人蕭宋附庸

補注楚殺大夫或

葬請以卿弗許

宋高哀為蕭封人蕭宋附庸

不告與中國異後

葬請以卿弗許

宋高哀為蕭封人蕭宋附庸

做此

葬請以卿弗許

宋高哀為蕭封人蕭宋附庸

觀後傳文云許之  
又云墓視共仲則  
歸魯甚明  
補注貴之也失與  
釋司馬司城書官  
同此獨書字則又  
誣以不義其君  
傳說彙纂左氏以  
子京書字為貴之  
諸家皆主其說獨  
家鉉翁謂臨難自  
免未有可貴其持  
議亦正按並存之  
日知錄注猶言某  
甲假名甲乙史記  
萬石君傳長子建  
次子甲次子乙次  
子慶甲乙非名也  
失其名而假以名  
魯之也

貴之也貴其不食汗君○齊人定懿公懿公立齊人  
而後使來告難之難使人來魯告齊國故書以九月書以  
定明經書日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公子元懿  
月皆從其篡弒得國故終不曰公終不謂懿曰夫已氏猶言  
不順其為政襄仲即公子遂使請以王寵求昭  
○襄仲使告于王襄仲即公子遂使請以王寵求昭  
姬于齊請借周之恩寵以曰殺其子子舍也今年弒  
焉用其母用其母○焉音煙請受而罪之言請受子  
而加以罪冬單伯如齊周從魯之請請于叔姬請齊歸子  
齊人執之齊恨魯恃王執以又執于叔姬叔姬于魯  
求叔姬故執王使又執于叔姬叔姬于魯  
之也

文十五年

張洽魯不能間暇  
明政刑以義討齊  
而反因晉以求於  
齊行父為大夫不  
能請討弒君之賊  
晉為盟主不能奉  
天討於商人皆罪  
也  
同上華孫之來出  
於自請故不稱使  
結好合於事宜能  
其官也  
蕪輒赦以罪出魯  
人以孟氏故不絕  
其親而許其歸禮  
也  
按桓二十五年傳  
云凡天災有幣無  
牲

經十有五年己酉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

華孫來盟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大夫喪還不書

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卻缺帥師伐蔡戊

申入蔡入國書大夫於是始是故自伐書陽處父○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

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十有二月

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以王故來送子叔○齊侯侵

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

吳徵魯臣自他國晉遂不

至者三此單伯至

自齊意如若至自

晉是也皆為齊晉

所執幸得解脫故

書其至

張滄君弱不可以

怠修德以來蔡上

也缺乃以兵伐而

入其國徒示威武

暴及其都民而蔡

終不心服謂之能

也

乎言伐言入甚之

也

高閔晉合諸侯盟

于扈受齊賂而不

伐齊故齊人自歸

子叔姬以解諸侯

之意

陳傳良來盟傳言

華耦不書者

王元美周之禮經

其使介有常數矣

不聞其言皆從以

為禮也以此為貴

豈春秋之意哉

劉懷知魯公之宴

華耦貴其來盟非

實其祖也耦乃以

祀之罪為辭謬矣

故魯人以為敏反

言之也亞旅不必

定指上大夫只謙

言衆有司耳

張天如耦口以承

罪人之祀不敢辱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取而殯之

乃取而殯於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

送公

之

君則曷不辭於出使之且而及既使而反也乃無故而揚先人之惡不惟辱親且辱君命魯人猶以為斂者何補注古之制也曹伯文十一年來朝至十五年再來偶合五年之數傳遂以為古制由不見周禮耳魏禧以救奪妻之怨而惠伯猶勸其和可以知兄弟之情以教不悛之惡而魯猶歸其喪可以知父子之道穆文熙公孫為從弟娶於莒見其美

孫教之喪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見經為孟氏為惠叔毀請

且國故也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葬視共仲共仲即慶父

制視慶父皆以罪降也○共音恭聲已不視聲已惠叔母怨敖從莒故不視教喪○己音紀惟堂而哭以惟自蔽于堂而哭襄仲欲勿哭襄仲怨敖取其妻故欲勿哭

惠伯曰即叔彭生喪之事親之終也此親戚終天之別也雖不能始

雖襄仲與敖始不相能善終可也善送其終可也史佚有言武王時史官名佚有賀

善慶賀其弔災弔慰其災患祭敬喪哀祭祀盡敬喪哀情雖不

同兄弟之情雖有齟齬不相和同毋絕其愛母絕其兄弟天性之至愛○母音無親之道也親親之子無失道言襄仲若無失道兄弟相親之道何怨於人何必

而自娶又如周不至以幣奔莒此其類不論為入然惠伯成而襄仲不取可謂有禮至莒聲已惟堂則婦人常性而二子以一言自殺遽矣

以他人之襄仲說襄仲喜惠伯之舊事為怨帥兄弟以哭之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他年敖在莒所生之二子來魯孟獻子

子愛之孟獻子教之示仲叔蔑也愛教二子聞於國國人皆聞孟獻子篤愛其二叔父或讚之或讚二子曰將殺子言二子將殺孟獻子獻子以告季文子獻子信或者譏諸二子曰二子知之夫子以愛我聞兄弟聞於國我以將殺子聞我乃以將殺子聞於國不亦遠於禮乎不亦遠於親親之禮乎遠禮不如死言與其生而遠禮不如死以明此心一人門于句躄句躄魯邑時有寇攻門故往禦之○

諸上聲一人門于戾丘戾丘亦魯邑說同上皆死皆死於敵以明其無欲○六月辛丑朔周六月夏四月也日有食之鼓

殺獻子之無欲

○六月辛丑朔

日有食之鼓

殺獻子之無欲

○六月辛丑朔

日有食之鼓

殺獻子之無欲

○六月辛丑朔

日有食之鼓

殺獻子之無欲

○六月辛丑朔

日有食之鼓

殺獻子之無欲

○六月辛丑朔



滙參致美此二字

只當作與救之對

說不必另作一頭

李笠翁二子之死

固以明志然獻子

賢者也而又愛之

二子葬獻子必辨

焉何迺自輕若是

不亦益遠於禮乎

春秋之士不聞道

而輕死以為名高

者何可數也

孔尚典獻子既不

信讒即當取讒人

誅責之呼二子慰

論何為告季文子

二子聞言自囚於

獻子之門請罪可

也何為輕生兩失

之矣

張滄若如左氏之

說以單伯為周太

夫則是齊執王使

春秋既不書其自

周來魯又止書其

用牲于社並同莊公二十五年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日有

食之言日食天子不舉去盛饌伐鼓于社伐猶擊也

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伐鼓于朝

退而自責天子不舉諸侯用幣以昭事神所以昭明事神之訓民事君

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示有等威示有上下

尊卑異制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古之道也先此皆古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以

單伯執節不移且使來致命歸子叔姬之命書曰單

伯至自齊經貴之也單伯為魯拘執既免而不廢

新城之盟在前蔡人不與不與新城之晉郤缺以

軍下軍伐蔡郤缺兼帥二軍伐蔡以曰君弱言晉靈

不可以怠不可有懈戊申入蔡入蔡以城下之盟而

還城下之盟諸凡勝國凡勝人之國絕其曰滅之釋

滅獲大城焉得大都曰人之釋書○秋齊人侵我西

鄙無鐘鼓故季文子告于晉魯有齊難故使○冬十

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

扈經書諸尋新城之盟在前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

故謀齊人賂晉侯齊人納賂故不克而還齊而歸

於是於是魯國方有是以公不會明公不會

書曰諸侯盟于扈經不列無能為故也惡其受賂不

凡諸侯會凡諸侯公不與魯公不與會不書不國

揚士勛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之莊二十八

諸侯講君惡也謂國無難不會議與而不書公與於會後也謂我公後期也今貶諸侯似○齊人來歸子叔姬見經王故也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齊侯侵我西鄙齊侯謂諸侯不能也伐曹入其郛見經討其來朝也討曹人夏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言齊懿公必不得以壽終已則無禮執王使而伐故行禮費曹何故來朝禮以順天先王制禮本因上天之道也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已則反天懿公之身則而以討人而人以討他難以免矣詩曰塞小雅

侯者眾辭見象國詩無能為也傳說董墓左氏誤以單伯為周大夫故單伯之至則曰來致命叔姬之歸則曰王故也今並刪之湯睡菴懿公別郛歌之父而使歌僕奪閭職之妻而使職聽乘及天之事固不止此弑逆之禍能逃文子之料哉雁參何故行禮說來使人絕倒按禮字凡六天字凡七孫鑣云左氏每有此重法後是

胡不相畏言君臣上下何不相君子之不虐幼賤言君子之不敢以貴虐賤畏于天也長幼皆順天是畏于天也在周頌曰舉我畏天之威言人君能以天威為可畏于時保之于是能持不畏于天今懿公不將何能保將以亂取國言懿公以奉禮以守若能奉禮以猶懼不終猶懼其初不多行無禮今乃多弗能在矣不能久居人上矣為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九



